

州牧秦王堅爲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番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追逼今瞞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衆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符熙爲雍州刺史鎮蒲坂徵符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符叡勇果輕敵不郵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獻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

可遏也叡弗從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初姚萇降於符生堅以萇爲楊武將軍爲堅將累有大功及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將軍竇衝進曰王者無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竇衝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並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翊衛皇帝還反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

爲天下永爲鄰好，堅大怒，召慕容暕責之，暕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是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暕以書招諭，垂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暕密遣使者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勉建大業，以興復爲務。可以吳王爲相國，中山王爲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爲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處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後冲且持法苛峻，乃殺泓，以冲爲皇太弟，承制行事。符暕率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於

長安，堅拜暕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距冲，冲乃令婦人乘牛爲衆，揭竿爲旗，揚土爲塵，督厲其衆，攻暕營於鄭西。暕出距戰，冲揚塵鼓噪，暕師敗績。冲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亦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於長安。」又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

下邳進據彭城慕容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也其疆若斯初晞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晞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鍤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其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晞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皆殺之長安大饑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

子慕容冲僭稱尊號於阿房堅與冲戰各有勝負嘗爲冲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兄弟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孝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歿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冲軍冲軍潰堅獲免冲又遣尚書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衝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冲於城西追奔至于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冲所獲乃擊金以上軍是時慕容垂復圍鄴城朝廷遣劉牢之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牢之至枋頭盤

桓不進及至鄴慕容垂逆戰而罷遂撤圍北如新城
牢之追擊垂爲垂所敗單馬走還時鄴中饑甚多奔
中山幽冀人相食符丕率衆就晉穀於枋頭冲率衆
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
雖兵寇危迫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
爲賊所殺堅之分兵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
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緩尾長翼短不
能飛遠徒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語阿誰堅笑而不
答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
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自若坐以待

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幽之別室萇求
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瞋目叱之
曰小羗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羗也圖縉
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羗名違天不祥其能
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
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
柰何擬古人堅既不許萇之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
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
並自殺於是符丕稱帝自鄴奔據晉陽

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六

左編

夷類

契丹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貞觀初摩會相降突厥不欲外夷與唐合請以梁師都易契丹太宗曰契丹外夷已降我不可索師都我叛臣詎可易降者不許明年摩會入朝自是有常貢二十二年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

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府
封無極男賜姓李置都督府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
以統松漠饒樂之地梁太祖開平元年契丹遣其臣
袍笏梅老來通好帝遣太府少卿高願報之初契丹
八部部各有大人相與約推一人爲王建旗鼓以號
令諸部每三年則以次相代咸通末有習爾者爲王
土宇始大其後欽德爲王乘中原多故時入盜邊及
阿保機爲王尤雄勇(五姓奚及七姓室韋達靼咸役
屬之阿保姓(邪律氏)恃其疆不肯受代久之阿保機
擊黃頭室韋還七部劫之於境上議如約阿保機不

得已傳旗鼓且曰我爲王九年得漢人多請帥部落
居古漢城與漢人守之別自爲一部七部許之漢城
卽後魏滑鹽縣也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其後阿保
機稍以兵滅七部復并爲一國又北侵(室韋女直西
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復立奚王而使契丹監其兵
東北諸夷皆畏服之是歲阿保機帥衆三十萬寇雲
州李克用與之連和面會東城約以今冬共擊梁阿
保機留旬日乃去克用贈以金繒數萬阿保機留馬
三千匹襍畜萬計以酬之阿保機旣歸而背盟更附
于梁克用由是恨之二年契丹阿保機遣使隨高千

死用欲得
券

入貢且求冊命梁王賜以手詔約共滅沙陀乃行封冊均王貞明二年初燕人苦劉守光殘虐軍士多入歸契丹日益疆大阿保機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至是改元神冊述律勇決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奮擊大破之克用方經營河北欲結契丹爲援常以叔父事阿保機劉守光末年衰因遣叅軍韓延徽求援于契丹契丹王怒其不拜留之使牧馬於野延徽幽州人述律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

以牧圉契丹王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始教契丹建牙開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執荒田由是漢人各安生業逃亾者益少契丹威服諸國延徽有助焉頃之延徽逃奔晉陽克用欲置之幕府掌書記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求東歸省母過真定止於鄉人王德明家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歟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彼手目復完安肯害我旣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大喜如自天而下及稱帝以延徽爲相累遷至中

書令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叙所以北
 去之意且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所以不留正
 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為託且曰延徽在北契丹
 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為寇延徽之
 力也三年克用使其弟威塞軍防禦使存矩募兵存
 矩得五百騎自部送之以青州盧文進為裨將兵叛
 殺存矩文進率其眾奔契丹初幽州北七百里有渝
 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
 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北至進牛口舊置入防禦
 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

此軍人
須用

續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獲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
 至則閉壁不戰伺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
 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勳加賞由是
 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周德威為盧龍節度使恃勇不
 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于營平之間德
 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吳王楊行密遣
 使遺契丹主以猛火油曰攻城以此油然火焚樓櫓
 敵以水沃之火愈熾契丹大喜即選騎三萬欲攻幽
 州述律氏晒之曰豈有試油而攻一國乎因指帳前
 樹謂契丹主曰此樹無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

述律氏曰。幽州城亦猶是矣。吾但以三千騎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其中無食。不數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動輕舉。契丹主乃止。三月盧文進引契丹兵急攻新州。將棄城走。文進以其部將劉殷爲刺史。使守之。克用使周德威合河東鎮定之兵攻之。不克。契丹主帥衆三十萬救之。德威大爲所敗。奔歸。契丹乘勝進圍幽州。盧文進教之以攻城爲地道。晝夜四面俱進。城中穴地。然膏以邀之。又爲土山以臨城。城中鎔銅以灑之。日殺千計。而攻之不止。周德威遣間使詣克用告急。克用方與梁相持河上。欲分兵則兵少。欲勿

救。恐失之。憂形於色。謀於諸將。獨李嗣源。李存審。閻寶。勸王救之。王喜曰。存審。閻寶。以爲虜無輜重。勢不能久。伺其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擊之。嗣源曰。周德威。社稷之臣。今幽州朝又不保。恐變生於中。何暇待虜之衰。臣請身爲前鋒。以赴之。王曰。公言是也。卽日命治兵。夏四月。克用命嗣源將兵。先進軍於涑水。閻寶以真定之兵繼之。八月。契丹圍幽州。且二百日。李嗣源弓步騎七萬。會於易州。存審曰。虜衆吾寡。虜多騎。吾多步。若平原相遇。虜以萬騎蹂吾陣。吾無遺類矣。嗣源曰。虜無輜重。吾行必載糧食。自隨。若平原

相遇虜抄吾糧吾不戰自潰矣不若自山中潛行趨幽州與城中合勢若中道遇虜則據險拒之甲午自易州北行庚子踰大房嶺循間而東嗣源與養子從珂將三千騎爲前鋒距幽州六十里與契丹遇契丹驚却退晉兵翼而隨之契丹行山上晉兵行礮下每至谷口契丹輒要之嗣源父子力戰乃得進至山口契丹以萬餘騎遮其前將士失色嗣源以百餘騎先進免胄揚鞭胡語謂契丹曰汝無故犯我疆場晉王命我將百萬衆直抵西樓滅汝種族因躍馬奮槌三入具陣斬契丹酋長一人後軍齊進契丹兵却晉兵

始得出李存審命步兵伐木爲鹿角人持一枝止則成寨契丹騎環寨而過寨中發萬弩射之契丹人馬死傷寨路將至幽州契丹列陣待之存審命步兵陣於其後戒勿動先令羸兵曳柴然草而進烟塵蔽天契丹莫測其多少因鼓譟合戰存審乃趨後陣起乘之大敗契丹以盧文進爲幽州留後其後又以爲盧龍節度使文進常居平州帥奚騎歲入北邊殺掠吏民晉人自瓦橋運糧輸薊城雖以兵援之不免抄掠契丹每入寇則文進率漢卒爲鄉導盧龍巡屬諸州爲之殘弊龍德元年趙王鎔養子張文禮旣殺趙王

遣間使因盧文進求援於契丹。契丹主既許，盧文進出兵。王郁又說之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如山，速往則已，物也不然，爲晉主所有矣。契丹主悉發所有之衆而南，述律后諫曰：『吾有西樓羊馬之富，其樂不可勝窮也。何必勞師遠出，以乘危徼利乎？』吾聞晉主用兵，天下莫敵，脫有危敗，悔之無及。契丹主不聽。十二月辛未，攻幽州。李紹宏嬰城自守，契丹長驅而南，圍涿州。旬日拔之，進寇定州。王都告急于晉，克用自鎮州將親軍五千救之，遣神武都指揮使王恩同將兵戍狼山之南以拒之。二年春正月甲午，克用至新城。

南，候騎白契丹前鋒宿新城，涉沙河而南，將士皆失色。士卒有亾去者，主將斬之，不能定。諸將皆曰：「虜傾國而來，吾衆寡不敵，又聞梁寇內侵，宜且還師魏州以救根本，或請釋鎮州之圍，西入井陘避之。」克用猶豫不決。中門使郭崇韜曰：「契丹爲王都所誘，本利財貨而來，非能救鎮州之急難也。王新破梁兵，威震夷夏，契丹聞王至，心沮氣索，苟挫其前鋒，遁走必矣。李嗣昭自潞州至，亦曰：『今強敵在前，吾有進無退，安可輕動以搖人心？』克用曰：『帝王之興自有天數，契丹其如我何？吾以四萬之衆平定山東，今遇此小虜而避。」

之何面以臨四海乃自帥鐵騎五千先進至新城北
半出桑林契丹萬餘騎見之驚走克用分兵爲二逐
之行數十里獲契丹主之子契丹舉衆退保望都克
用至定州戊戌克用引兵趣望都契丹逆擊克用以
親軍千騎先進遇奚酋禿餒五千騎爲其所圍克用
力戰出入數四自午至申不解李嗣昭聞之引三百
騎橫擊之虜退克用乃得出因縱兵奮擊契丹大敗
逐北至易州會大雪彌日平地數尺契丹人馬無食
死者相屬於道契丹主舉手指天謂盧文進曰天何
竟令我至此乃北歸克用引兵躡之隨其行止見其

野宿之所布藁於地回環方正皆如編翦雖去無一
枝亂者歎曰虜用法嚴乃能如是中國所不及也克
用至幽州使二百騎躡契丹之後曰虜出境卽還騎
恃勇追擊之悉爲所擒惟兩騎自他道走免契丹主
責王郁繫之以歸自是不聽其謀晉代州刺史李嗣
肱將其定嬀儒武等州投山北都團練使是歲契丹
改元天贊後唐莊宗同光元年秋七月契丹遣使就
帝求幽州以處盧文進時東北諸夷皆役屬契丹惟
勃海未服契丹主謀入寇恐勃海倚其後乃先舉兵
擊勃海之遼東遣其將禿餒及盧文進據營平等州

卽王劉讓
之意

以擾燕地九月契丹攻勃海無功而還明宗天成九年春正月契丹主擊女直及勃海恐唐乘虛襲之戊寅遣梅老鞋里來修好秋七月契丹主攻勃海拔其夫餘城更命曰東丹因命其長子突欲鎮東丹號人皇王以次子德光守西樓號元帥太子辛巳契丹主阿保機卒於夫餘城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殺之九月契丹述律后愛中子德光欲立之至西樓命與突欲俱乘馬立帳前酋長知其意爭執德光繼遂立之爲天皇王突欲慍帥數百騎欲奔唐爲邏者所遏述律后不罪遣歸東丹初文進爲契丹守平州

恐立于有異議也

文進降

帝卽位遣間使說之以易代之後無復嫌怨文進所部皆華人思歸乃殺契丹戍平州者率其衆十餘萬車帳八千乘來奔以盧文進爲義成節度初義武節度使王都鎮易定十餘年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浸成猜沮都恐朝廷移之他鎮乃求昏於盧龍節度使趙德鈞又知成德節度使王建立與安重悔有隙結爲兄弟陰謀復河北故事建立陽許而密奏之都又以蠟書遺青徐潞益梓五帥離間之又遣人說北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之不克晏

球以都反狀聞詔宣徽使張延朗與北面諸將議討之。晏球攻定州，拔其北關城，都以重賂求救於奚酋。餒禿五月禿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都與禿餒就攻之。晏球與戰於嘉山下，大破之。禿餒以二千騎奔還定州，晏球追至城門，因進攻之，得其西關城。定州堅不可攻，晏球增修西關城以爲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晏球聞契丹發兵救定州，將大軍趣望都，遣張延朗分兵退保新樂。延朗遂之真定，留兵修新樂城。契丹已自宅道入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乙丑，王晏球、張延朗會于行唐。丙寅，至田陽，王都乘勝悉其衆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晏球等於曲陽，戰於城南。晏球集諸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禽也。」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直衝其陣，大破之。都與禿餒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丹北走，殆無孑遺。契丹復遣其酋長楊隱將七千騎救定州。王晏球連戰於唐河北，大破之。追至易州，時久雨水漲，契丹爲唐所俘，斬及陷溺死者不可勝計。契丹北走入幽州境。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將精騎邀之，分兵扼險要，生擒楊隱等數百人，餘衆散投村落。村民以

八編頁集
卷之二百五十六
夷類

材民可以
自挺擊索
頭

白挺擊之。其得脫歸國者不過數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趙德鈞獻契丹俘惕隱等。諸將皆請誅之。帝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惕隱等。酋長五十人置之親衛，餘六百人悉斬之。契丹遣梅老季素等入貢。初，盧文進來降契丹，以張希崇代之為盧龍節度使，守平州。遣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希崇本書生，為幽州牙將，沒於契丹。性和易，契丹將稍親信之。因其部曲謀南歸，部曲泣曰：「歸固寢食之所，不怠也。然虜衆我寡，奈何？」希崇曰：「吾誘其將殺之，兵必潰去。此去虜帳十餘里，比其

知而徵兵，吾屬去遠矣。」衆曰：「善。」乃先為窋，實以石灰。明日召虜將飲醉，并從者殺之，投諸窋中。其營在城北，亟發兵攻之。契丹衆皆潰去。希崇悉舉其所部二萬餘口來奔，詔以為汝州刺史。王都據定州，守備困伺察嚴，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帝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如此何為？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伺之。彼必肉潰。」帝從之。四年，王都禿餒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

書生不可

忽

舉族自焚擒禿餒契丹二千人以王晏球為天平節度使與趙德鈞並加兼侍中禿餒至大梁斬於市長興元年契丹東丹王突欲自以失職帥部曲四千人越海自登州來奔賜突欲姓名李名贊華其部曲及先所俘契丹將楊隱等皆賜姓名楊隱姓狄名懷惠三年初契丹合利刺與楊隱皆為趙德鈞所禽契丹屢遣使請之上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事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上以問冀州刺史楊檀對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向助王都謀危社稷幸而禽之陛下免其死為賜已

契丹

契丹失之如喪手足彼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彼纔出塞則南向發矢矣恐悔之無及上乃止檀沙陀人也上欲授贊華以河南藩鎮羣臣皆以為不可上以贊華為義成節度使為選朝士為寮屬輔之契丹使辭歸國上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初契丹既強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之外盧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閭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

此等措置
宜萬分哉
備

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却之。城三河異邊人賴之。潞王清泰元年。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與帝有隙。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助軍費。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琦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爲援。契丹每以贊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和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置十餘萬緡遺之。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爲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用謀之。遂許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學士薛文遇沮之。遂罷。帝又用文遇計。徙敬瑭鎮鄆州。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勢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掌書記桑維翰曰。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婿。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爲自全之計。契丹主素與明公約爲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

有意思人語

有惡。朝呼夕至。何患無成。敬塘意遂決。帝聞敬塘反。以張敬達知太原府事。以高行周爲招撫使。帥兵攻敬塘。敬塘遣間使求救於契丹。令桑維翰草書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塘不從。表至。契丹大喜。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武谷而南。旌旗不絕。五十餘里。辛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遣人謂敬塘曰。吾欲今日卽破

賊可乎。敬塘遣人馳告南軍。甚厚。不可輕請。伺明日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合戰。敬塘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以步兵。陳於城西北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陣。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岸而進。契丹伏兵自東北起。衝唐兵。斷而爲二。步兵在北者。多爲契丹所殺。騎兵在南者。引歸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死者僅萬人。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安晉。契丹引兵歸虎北口。敬塘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塘盡殺之。是夕。敬塘出北

門見契丹，契丹主執敬塘手，恨相見之晚。敬塘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來，謂唐必斷鴈門諸路，伏兵險要，則吾不可復進，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矣。兵既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不可以安逸常理論也。敬塘甚嘆服。壬寅，敬塘引兵會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於唐，自是

聲問不復通。帝大懼，帝下詔親征，實無行意。張延朗、劉延皓皆勸帝行，帝不得已，發洛陽。盧文紀希帝旨，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條來，忽至，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北，且遣近亦是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紀言是也。于是遣德鈞子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帝以晉安爲憂，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贊華爲契丹王，令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

之此亦解圍之一策也。帝深以爲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氣貌識量，真中原之王也。吾欲立汝爲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於柳林，是日卽皇帝位，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趙延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於契丹主，爲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其實別爲一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若立已爲帝，請卽以

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爲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強，又恐山北諸川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見契丹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強，且素蓄異心，按兵觀變，非以死狗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妄誕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平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備之猶有齧傷其手，况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

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爲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副將楊光遠。斬敬達。首降於契丹。晉王與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父子拜晉主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晉主不顧。亦不與之言。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命盡殺之於西郊。

凡三千人。遂鎖德鈞。延壽送歸其國。德鈞見述律太后。悉以所賚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近者何爲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爲天子。何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敬塘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初。敬塘割鴈門之北以賂契丹。由是吐谷渾皆屬契丹。苦其貪虐。思歸中國。成德節度使安重榮復誘之。於是吐谷渾帥部落千餘帳。自五臺來奔契丹。大怒。遣使讓晉主。以招納叛人。敬塘憂悒。遂殂。子重貴卽位。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

契丹景延廣致書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初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以爲回圖使往來販易於晉置邸大梁及契丹與晉有隙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悉取邸中之貨凡契丹之人販易在晉境者皆殺奪其貨大臣皆言契丹有大功於晉不可負釋榮慰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勿聽趙延壽誑誘輕侮中國榮自以亾失貨財恐歸獲罪且欲爲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頗多懼有遺忘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吏書其語以授之榮具以白契丹主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者皆繫之幽州不

能

得見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爲延廣所沮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寇而畏其方用事不敢言但益募兵奏置興捷武節等十餘軍以備契丹契丹主乃集山後及盧龍兵合五萬人使趙延壽將之委延壽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爲帝又常指延壽謂晉人曰此汝主也延壽信之由是爲契丹盡力畫取中國之策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開運元年正月天平節度副使知鄆州顏衍遣判官竇儀奏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禽左武衛將軍蔡行

八
綱
卷之
遇是時楊光遠叛於青州與契丹通謀儀謂景延廣
曰虜若濟河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
命保義節度使石贇守麻家口前威勝節度使何重
達守楊劉鎮護聖都指揮使白再榮守馬家口兩京
留守安彥威守河陽未幾周儒引契丹將麻荅自馬
家口濟河營於東沂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乙巳
遣侍衛都指揮使李守貞神武統軍皇甫遇陳州防
禦使梁漢璋懷州刺史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
俱進契丹圍高行周等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
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白帝帝自將

救之契丹解去諸將泣訴救兵之緩幾不免李守貞
等至馬家口契丹遣步卒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
餘兵數萬屯河西船數十艘度兵未已晉兵薄之契
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棄馬赴
河溺死者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
去由是不敢復東定難節度使李彝殷秦將兵四萬
自以州濟河侵契丹之境以彘殷爲契丹西南招討
使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
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得軍
士燔炙之由是晉人忿怒戮力爭奮楊光遠將青州

契丹所畏
劉知遠故
大畏着力

兵欲西會契丹。詔分兵屯鄆州以備之。詔劉知遠將步兵自土門出恒州擊契丹。知遠引兵屯樂平不進。契丹僞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占頓丘城以伺晉軍。與恒定之兵合而擊之。契丹設伏旬日。人馬饑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上。畏我鋒銳。必不敢進。不如卽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自將兵十餘萬陣於澶州城北。東西橫掩城之兩隅。登城望之。不見其際。高行周軍在戚城之南。與契丹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陣而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盛。謂左右

曰：楊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多也。以精騎左右。后陣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又攻晉陳之東。偏不克。皆戰至暮。兩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后契丹引去。營於三十里之外。契丹主帳中小校竊其馬。亾來云：契丹主已傳木書收軍北去。延廣疑其詐。閉壁不敢追。契丹主自澶州北。分爲兩軍。一出滄德。一出深冀而歸。所過焚掠。留趙延照爲貝州。留後

麻谷 陷德州擒刺史尹屋璠。十二月。契丹復大舉入

寇盧龍節度使趙延壽引兵先進。契丹前鋒至邢州。順國節度使杜威遣使間道告急。帝欲自將拒之。會

有疾命矢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懼契丹之威詔從恩等引兵却於是諸軍無復部伍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始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以行營兵數萬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濮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見契丹至鄴縣將度漳水遇契丹數萬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無遺矣乃止布陣力戰百餘合遇馬斃因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

授之遇乘馬復戰久之稍解顧知敏爲契丹所擒與彥超躍馬入契丹陣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且暮安陽諸將怪覘兵不還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語未卒有一騎白遇等爲虜數萬所圍審琦卽引騎兵出將救之張從恩曰此言未足信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濟當琦受之備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面進契丹望見塵起卽解去遇等乃得還與諸將俱歸相州軍中皆服二將之勇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遠

諸將一心
力如呼左
右手

諸將威靈
所耳

誤

同母契丹亦引兵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契丹主在邯鄲聞之。卽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張從恩等議曰。契丹傾國而來。吾兵不多。城中糧不支一旬。萬一有姦人往告。虛實虜悉衆圍我。死無日矣。不若引衆就黎陽倉。南倚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軍繼之。擾亂失亾。復如發邢州城。時從恩等留步兵五百守安陽橋。夜四鼓。知相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五百敵卒。安能守橋。卽召入乘城爲備。至曙。望之。契丹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旗鼓。譟約束。契丹不測。日加辰。趙延壽與

契丹惕隱帥衆踰水環相州而南。詔右神武統軍張彥澤將兵趣相州。延壽等至湯陰。聞之。甲寅引還馬全節等擁大衆在黎陽。不敢逼。延壽悉陳甲騎於相州城下。若將攻城狀。符彥倫曰。此虜將走耳。出甲卒五百陳於城北。以待之。契丹果引去。以天平節度使張從恩權東京留守。振武節度使折從遠擊契丹圍勝州。遂攻朔州。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樞密使李崧信之。令天威節度使杜威致書於延壽。具述朝旨。啗以厚利。延壽復書言。久處異域。思歸中國。乞發大軍應接。扳身南去。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

遣人請延壽與爲期約晉主既與契丹絕好數召

谷渾會長曰承福入朝賜賚甚厚承福從晉主與契

丹戰澶州又張從恩戍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

太原畜牧於嵐石之境部落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

舍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

地有自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契丹

用爲雲州觀察使以誘承福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

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承

福家甚富餉馬用銀槽威勸知遠誅之收其貨以贍

軍知遠密表吐谷渾反覆難保請遷於內地帝遣使

發其部落千九百人分置河陽及諸州知遠遣威誘

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因誣承福等在陷五族謀叛以兵

圍而殺之合四百口籍沒其家資詔賞之吐谷渾由

是遂從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巒

書請舉城內附且云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

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又秋多雨自瓦橋以北積水

無際契丹主已歸牙帳雖聞關南有變地遠阻水不

能救也巒與天雄節度使杜威屢表瀛莫乘此可取

深州刺史慕容遷獻瀛莫圖李崧信以爲然欲發大

軍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天平節度使李守貞數將

兵過廣，晉杜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由是與威親善。及將北征，帝與李崧議以威爲元帥，守貞副之。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奏請益兵，曰：「今深入虜境，必資衆力。由是禁軍皆在其麾下，而宿衛空虛。杜威等至瀛州，城門洞啟，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契丹主大舉入寇，自易定趨恒州。杜威等至武強，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彰德節度使張彥澤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趨恒州，以彥澤爲前鋒。威等至中渡橋，契丹已據橋。彥澤帥騎守之，契丹焚橋而退。晉兵與契丹夾滹沱

而軍始。契丹見晉軍大至，又爭橋不勝，恐晉軍急渡滹沱，與恒州合勢擊之。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爲持久之計，遂不去。杜威性懦弱，置酒作樂，罕議軍事。轉運使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可立，成密於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合勢，虜必遁逃。諸將皆以爲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南至懷孟，督軍糧。契丹以大軍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及羸卒並西山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爲所掠。有逸歸者皆稱

虜王中國
入本謀

虜衆之盛軍中恟懼翰等至樂城城中戍兵千餘人不覺其至狼狽降之契丹獲晉民黥其面目奉赦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契丹遙以兵環晉營內外斷絕軍中食且盡杜威與李守貞謀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給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示之使署名諸將唯唯聽命威遣使齎請契丹契丹主賜詔慰納之是日威命釋甲軍士皆慟哭聲震原野威守貞仍於衆中揚主上失德信任奸邪猜忌於已

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營撫慰士卒曰彼皆汝物也杜威以下皆迎謁於馬前亦以赭袍衣威以示晉軍其實皆戲之爾以威爲太傅李守貞爲司徒威引契丹主至恒州城下諭順國節度使王周以已降之狀周亦出降戊寅契丹主入恒州先是契丹屢攻易州刺史郭璘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歎曰吾能吞併天下而爲此人所扼及杜威已降契丹主遣通事耿宗美至易誘諭其衆衆皆降璘不能制遂爲宗美所殺義武節度使李殷安國留後方太皆降於契丹壬申晉主始聞杜威等

降又聞彥澤至滑州召李崧李彥韜入禁中計事欲
詔劉知遠發兵入援癸酉未明彥澤自封丘門斬關
而入李彥韜帥禁兵五百赴之不能過彥澤頓兵明
德門外城中大擾晉主悉開宮城門坐苑中與后妃
相聚而泣召學士范質草表降自稱孫男臣重貴禍
至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馮氏舉族於郊野
面縛待罪次遣男延煦奉國寶一金印三出迎太后
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虜使入宣契丹主命帝脫黃
袍服素衫再拜受宣左右皆掩泣重貴使召張彥澤
欲與計事彥澤曰臣無面目見陛下復召之彥澤微

笑不應彥澤縱兵大掠貧民乘之亦爭入富室殺人
取其貨二日方止都城一空彥澤所居寶貨山積自
謂有功於契丹晝夜以酒樂自娛其旗幟皆題赤心
爲主彥澤遷重貴於開封府重貴與太后所上契丹
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契丹主至相州卽遣
兵趨河陽捕景延廣延廣倉卒無所逃伏往見契丹
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爲也
十萬橫磨劔安在召喬榮使相辯証事凡十條延廣
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每服一事輒授籌
至八籌延廣但以面伏地請死乃鎖之後漢天福十

快

二年春正月丁亥朔百官遙拜晉主於城北乃易素服紗帽迎契丹主伏路側請罪契丹主貂裘裹甲駐馬高阜命起改服撫慰之契丹主怒彥澤剽掠京城并傳住兒鎖之以彥澤之罪宣示百官問應死否皆言應死百姓亦投牒爭疏彥澤罪斬彥澤住兒於北市彥澤前所殺士大夫子孫皆經杖號哭隨而詬詈以杖扑之乃斷腕出鎖剖其心祭死者市人爭破其腦取髓鬻其肉而食之契丹送景延廣歸其國宿陳橋夜伺守者稍怠扼吭而死契丹以重貴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卽慕容氏和龍城也契丹主謂晉群臣

曰自今不修甲兵不市戰馬輕稅省役天下太平矣趙延壽張礪共薦李崧之才會威勝節度使馮道自鄧州入朝契丹主素聞二人各皆禮重之未幾以崧爲太子太師克樞密使道守太傅樞密院祇候以備顧問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詔書賜晉之藩鎮晉之藩鎮爭上表稱臣被召者無不奔馳而至惟彰義節度使匡威據涇州不受命雄武節度使何重建斬契丹使者以秦成階三州降蜀初杜重威旣以晉軍降契丹主悉收鎧仗數百萬貯恒州驅馬數萬歸其國遣重威將其衆從已而南及河恐其爲變欲悉以胡騎

擁而納之。河流或諫曰：「晉兵在他所者尚多，被聞降者盡歿，必皆拒命爲患。不若且撫之。」徐思其策，契丹主乃使重威以其衆屯陳橋，會久，雪官無所給，士卒凍餒，咸怨重威。延壽曰：「向留晉兵與河南，不質其妻子，故有此憂。今若悉徙其家於恒定、雲朔之間，每歲番使戍南邊，何憂其爲變哉？」此上策也。契丹主悅曰：「善。」由是陳橋兵始得免。分遣還營，趙延壽請給上國兵廩，食契丹主曰：「吾國無此法，乃縱胡騎四出，以收馬爲名，分番剽掠，謂之打草穀，丁壯斃於鋒刃，老弱委以溝壑，自東西兩畿及鄭滑曹濮數百里間，財畜

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劉昫曰：「契丹兵三十萬，旣平晉國，應有優賜，速宜營辦。時府庫空竭，昫不知所出，請括借城都士民錢帛，自將相以下皆不免，又分遣使者數十人詣諸州，括借皆迫以嚴誅，人不聊生，其實無所須，給皆蓄之內庫，欲輦歸其國。於是內外怨憤，患苦契丹，皆思逐之矣。」初，晉主與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相猜忌，雖以爲北面行營都統，徒尊以虛名，而諸軍進止實不得預聞。知遠因之，廣募士卒，又得吐谷、渾、財、畜，由是河東富彊，冠諸鎮。步騎至五萬人，晉主與契丹結怨，知遠知其必敗，而未嘗論諫。契丹屢

深入知遠初無邀遮入援之志及聞契丹入汴知遠分兵守四境以防侵軼遣客將王峻奉三表詣契丹主一賀入汴二以太原夷夏襍居戍兵所聚未敢離鎮三以應有貢物值契丹將劉九一軍自土門西入屯於南門城中憂懼同召還此軍道路始通可以入貢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畫親加兒字於知遠姓名之上仍賜以木枴胡法優禮大臣則賜之如漢賜兒杖之比惟偉王以叔父之尊得之知遠又遣北都副留守太原白文珂入獻奇繒名馬契丹主知知遠觀望不至及文珂還使謂知遠曰汝不事南朝又不事

北朝意欲何所俟耶番漢孔日郭威言於知遠曰多虜恨我深矣王峻言契丹貪殘失人心必不能久有中國或勸知遠舉兵進取知遠曰用兵有緩有急當隨時制宜今契丹新降軍十萬虎據京邑未有他變豈可輕動哉且觀其所利止於貨財貨財既足必將北去况冰雪已消勢難久留宜待其去然後取之可以萬全三月丁巳朔契丹服通天冠絳紗袍登正殿設樂縣儀衛於庭百官朝賀華人皆法服胡人皆胡服立於文武班中間下制稱大遼會同十年大赦仍云自今節度使刺史毋得置牙兵市戰馬趙延壽

以契丹主負約心怏怏令李崧言於契丹主曰漢天子所不敢望乞爲皇太子崧不得已爲言之契丹主曰吾聞皇太子當以天子兒爲之豈燕王所可爲也因令爲燕王辛未劉知遠卽皇帝位詔諸道爲契丹括率錢帛者皆罷之其晉臣被迫脅爲使者勿問令詣行在自餘契丹所在誅之晉重貴旣出塞契丹無復供給從官宮女皆自采木實草葉而食之至錦州契丹令重貴及后妃拜契丹主阿保機墓重貴不勝屈辱嘆曰薛超誤我馮后令左右求毒藥欲與重貴俱自殺不果契丹主聞知遠卽位以通事耿宗美爲

昭義節度使高唐英爲彰德節度使崔廷勳爲河陽節度使以控扼要害初晉置鄉兵號天威軍教習歲餘村民不閑軍旅竟不可用悉罷之但令七戶輸錢

罷置皆夫休

十千其鎧仗悉輸官而無賴子弟不復肯服農業山林之盜自是而繁及契丹入汴縱胡騎打草穀又多以其子弟及親信左右爲節度使刺史不通政事業人之狡獪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於是所在相聚爲盜滏陽賊帥梁暉有衆數百送款晉陽求效用漢主許之磁州刺史李穀密通表於漢令暉襲相州暉偵知高唐英未至相州積兵器無守備夜遣

壯士踰城入啟關納其衆殺契丹數百守將突圍出
暉據州自稱留後表言其狀東方羣盜陷宋毫密三
州契丹主命蕃漢軍悉攻相州食時克之悉殺城中
男子胡人擲嬰兒於空中以刃接之以爲樂留高唐
英守相州契丹主至臨城得疾及藥城痲甚苦熱聚
米於胸腹手足且琰之丙子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
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晉人謂之帝羝五月永康
王兀欲召延壽及張礪李崧馮道於所館飲酒兀欲
妻素以兄事延壽兀欲從容謂延壽曰妹自上國來
寧欲見之乎延壽欣然與之俱入良久兀欲出謂礪

等曰燕王謀反適已鎖之矣兀欲遂自立尋勅兵出
塞漢主以契丹北歸欲經略河南以忠武節度使史
弘肇爲前驅集議進取諸將咸請出師井陘次取魏
鎮先定河北則河南拱手自服漢主欲自石會趨上
黨郭威曰虜主雖死黨衆尤盛各據堅城我出河北
兵少路迂有無應援若羣虜合勢共擊我軍進則遮
前退則邀後糧餉路絕此危道也上黨山路險澁粟
少民殘無以供億亦不可由近者陝晉二鎮相繼款
附引兵從之萬一無失不出兩旬洛汴定矣蘇逢吉
等曰史弘肇大軍以屯上黨羣虜繼遁不若出天井

抵孟津爲便，司天奏太歲任午，不利南行，宜由晉絳，
抵陝，漢主從之。丙申，漢主發太原，自陰地關出晉絳，
史弘肇攻澤州，刺史翟令奇固守不下，弘肇遣部將
李萬超說降之，弘肇以萬超權知澤州，崔廷勳、耿宗
美、奚王拽刺合兵逼河陽，河陽閉城自守，拽刺欲攻
之，廷勳曰：「今北軍已去，得此何用？且殺一夫猶可惜，
況一城乎？」聞弘肇已得澤州，乃釋河陽，還保懷州。弘
肇將至，廷勳等擁衆北遁，過衛州，大掠而去。契丹在
河南者，相繼北去，漢主自晉陽安行入洛，及汴兵不
血刃，皆弘肇之力也。契丹將蕭翰聞劉知遠擁兵而

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時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
洛陽，翰矯契丹主命，以從益知南朝軍國事，召已赴
恆州淑妃從益，匿於徽陵下宮，不得已而出，翰立以
爲帝，師諸酋長拜之，百官謁見淑妃，淑妃泣曰：「吾子
母單弱如此，而爲諸公所推，是禍吾家也。」乃用趙遠
翟光鄴策，稱梁王知軍國事，遣使奉表稱臣，迎知遠，
仍出居私第。蕭翰之北歸也，有同州郃陽令胡嶠爲
翰掌書記，隨入契丹，而翰妻爭妬，告翰謀反，翰見殺，
嶠無所依，居虜中七年，當周廣順三年，亡歸中國，契
丹嘗謂嶠曰：「夷狄之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

主暗而臣不忠。因具道諸國事。曰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其主。無爲夷狄所虜。吾國非入境也。漢主自霍邑至陝州。六月乙卯至新安。兩京留司官悉來迎。丙辰漢主至洛陽。入居宮中。汴州百官奉表來迎。詔諭以受契丹補署者皆勿自疑。聚其告牒而焚之。命鄭州防禦使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淑妃且死曰。吾見爲契丹所立何罪而歿。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灑明宗陵。乎戊午漢主發洛陽。辛酉汴州百官竇貞固等迎於滎陽。甲子至大梁。晉之藩鎮相繼來降。漢主下詔

大赦。凡契丹所除節度使。下至將吏各安職任。不復變更。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余未悉忘晉也。契丹述律太后聞契丹主自立。大怒。發兵拒之。契丹主以偉王爲前鋒。相遇於石橋。太后以李彥韜爲排陣使。彥韜迎降於偉王。太后兵敗。契丹主幽太后於阿保機。墓改元天祿。自稱天授皇帝。慕中華風俗。多用晉臣。而荒于酒色。輕慢諸酋。長由是國人不附。諸部數叛。故數年之中。不暇南寇。及漢主殂。承祐立。已而郭威篡漢。國號周。廣順元年契丹燕王述軌殺其主兀欲而自立。述律討殺述軌而代

之二年李濤之弟幹在契丹爲勤政殿學士與幽州節度使蕭海貞善說海貞內附海貞忻然許之幹因謀以聞言契丹主童駉無遠志朝廷若能出兵必克不然與和必得二者皆利于速爲中國多事不果從周主殂傳其世子榮是爲世宗先是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于高平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世宗旣破南唐詔以北鄙未復將幸滄州命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甲戌上發大梁夏四月庚寅通奏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柵於乾寧軍南補

壞防開游口三十六遂通瀛莫上至滄州卽日率步騎數萬發滄州直趨契丹之境河北州縣非車駕所過民間皆不知之上至乾寧人治水軍分命諸將水陸俱下以韓通爲陸路都部署趙匡胤爲水路都部署上御龍舟沿河而北舳舻相連數十里至獨流口沂流而西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自是以西水路漸隘不能勝巨艦乃舍之壬寅上登陸西宿於野次侍衛之士不及一旅從官皆恐懼胡騎連郡出其左右不敢逼癸卯趙匡胤先至瓦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舉城降上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舉城降五

月乙巳朔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始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丙午宴諸將於行宮議取幽州諸將以爲陛下離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今虜騎皆聚幽州之比未宜深入上不悅是日起先鋒都指揮使劉重先發據固安上自至安陽水命作橋會日暮還宿瓦橋是夕上不豫而止孫行友奏拔易州以瓦橋關爲雄州割容城歸義二縣隸之以益津關爲霸州割文安大城二縣隸之發濱棣丁夫數千城霸州韓令坤爲霸州都部署陳思讓爲雄州都部署上自雄州而還甲戌上

不悅是

至大梁未幾殂子從訓立鎮定二州言契丹入寇遣

都點檢趙匡胤禦之匡胤自立爲帝擁兵而歸廢從

訓爲王國號宋宋太祖崩傳弟匡義是爲太宗改元

太平興國是時遼景宗保寧八年帝旣平太原欲乘

勝取幽冀諸將以師罷餉置不欲行崔翰獨曰取之

易帝意決遂發太原次易州進次幽州城南命朱渥

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匝契丹

遣耶律休哥救燕時帝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于高

梁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

以進復戰帝大敗乃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

勝敗常耳

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契丹遣韓匡嗣與耶

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士滿城西方

陣官軍詐降俄而劉廷翰陣于前崔彥進潛師躡其

後李漢瓊崔翰趙延晉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

追至遂城斬獲萬計五年契丹寇鴈門代州刺史楊

業敗之業本漢建雄節度使劉繼業帝克太原聞其

勇召見復楊姓以其老于邊事拜代州刺史業善戰

號楊無敵契丹兵十萬寇鴈門業令麾下數百騎自

西徑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節

度使駙馬侍中蕭咄李自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

即引去主將多嫉之或潛上謗書帝皆不問封其書

付業契丹寇瓦橋關帝自將禦之契丹軍退乃還契

丹主圍瓦橋關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

敗休哥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將已破契

丹帝次大名諸軍復戰于莫州敗績會契丹主引去

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

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

疏雍熙三年以曹彬田重進潘仁美為都部署將兵

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與其子知雄州令圖

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幸用事諸乘其釁以取

人編頁集卷之三十一 夷類

綱目卷之三百五

燕薊帝以曹彬爲幽州道行營都部署米信爲西北道都部署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曹彬遣先鋒李繼隆破契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擒其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飛狐靈丘皆降美自西陘入寰朔二州皆以城降遂克應雲州重進取蔚州初諸將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

帝命爲重
上卒可拘
乎

休哥設伏林莽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帝亟遣使止彬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伺美盡掠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屢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時方炎暑庫渴漉淖而飲糧將盡會契丹主隆與其太后將大兵應援彬信復引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之多溺死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變聞休哥引兵復至多沙河爲不流驚潰休哥請乘勝略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

既有卓見
何爲諸將
所易

還燕帝聞之召彬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川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寘河東京西契丹復陷蔚寰州契丹將耶律斜軫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但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護軍王侁等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得非有他志乎業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今諸君責業避鋒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率麾下陣於

谷口斜軫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綵業戰敗退趨狼牙村侁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令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鎗被擒其子延玉从焉業不食三日死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耶律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侁名貶曹彬爲右驍衛上將軍治其違詔失律辜也初米信軍潰獨李繼

失利

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師不敗，詔以重進爲馬步軍都虞候，繼隆馬軍都虞候，知定州。帝以揚業歿，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平章張齊賢以言事頗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契丹大舉入寇，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以耶律休哥爲先鋒都統，時瀛州部署劉廷讓帥兵數萬並海而北，將趨燕，休哥逆戰於君子館，會隆緒兵大至，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走。先是休哥謀，給知雄州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

失利

擅其功，卽引數十騎逆之，旣至，休哥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契丹薄代州城，齊賢選廂軍二千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時契丹兵塞川，齊賢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遙見，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若掩擊，大敗之。四年，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

於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無東京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契丹復陷涿州遂入祈州二年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時契丹屢寇邊詔羣臣上備戎策張洎言今自飛狐以東皆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據城自固莫可出戰請以沿邊建三大鎮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契丹豈敢越而南侵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於易州涉涿

水抵桑乾河則東瞰燕城纔及一舍浹旬必克山後八州必盡歸降若遣使通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時朝廷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護送糧餽趨威虜耶律休哥率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巡檢使尹繼倫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夜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將戰繼隆方陣於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契丹殺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爲短兵中其臂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

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大舉寇邊駐兵陽城浞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語莫州部署石晉議和晉以聞于朝帝遣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自將禦契丹次澶州契丹請盟而退契丹陷德清軍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言帝乃議親征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

號令明肅士卒畏號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契丹遣其臣韓把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準召利用謂曰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契丹遣其閤門使丁振持書來以見禮事帝引兵北歸陳氏瓘曰當時若無寇準天下分爲南北矣向使其言盡用不惟無慶曆之悔亦無靖康之禍也帝至自澶州二年大赦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

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畜。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慶曆二年契丹主有南侵意。會元昊反。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乃集群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師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之。其曲在我。况勝負未可逆料。願孰察之。契丹主從惠言。乃遣南院宣徽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致書。取故

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迎勞之。特末託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且以聞。帝唯許增歲幣。遂通好如故。英宗時。契丹改國號遼。至和二年。神宗熙寧十年。遼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行毀徹。別立界。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先

土安石奇
地之罪大
於山

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請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
議疆地書，指石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嵬山，相遠
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
事。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
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
為壯，曲為老。今北朝弃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
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遼使爭議疆
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
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為界。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
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

遂為異日興兵之端。至徽宗建中靖國元年，遼道宗
卒，子延禧立。宣和間，宋通女真滅遼。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類

類



續編
卷之五
四三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七

左編

夷類

女真上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南鄰高麗北接韋室西界渤海鐵甸東瀕海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姓挈氏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曾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目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闊百步唐貞觀中靺鞨來朝太宗問

其風俗因言及女真之事自是中國始聞其各地多
山林俗勇悍善射能爲鹿鳴以呼羣鹿而射之食生
肉飲麋酒醉或殺人不能辨其父母衆爲縛之俟醒
而解謝其縛者曰非爾縛我我族無遺類矣唐開元
中其酋來朝拜爲勃利州刺史遂至黑水部以部長
爲都督朝廷爲置長史監之訖唐世貢不絕五代遼
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
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因而著籍焉分其勢使
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合蘇館者女真也又
曰(黃頭)女真其人慤朴勇鷙不能別死生自咸州東

始遷遼陽

北分界至東洙江中間所居者以隸咸州兵馬司與
其國往來無禁謂之(回)回(朝)回(朝)者非(熟)女真亦非(生)
女真也自東洙江之北寧江之東地方千餘里戶十
餘萬無大君長亦無國名散居山谷間自推豪俠爲
酋渠小者千戶大者數千則謂之生女真僻處契丹
東北隅宋建隆二年遣使(溫突)來三年遣使(只骨)
入朝貢方物四年八月遣使貢馬因詔真州日沙門
島人戶等地居海嶠歲有常租而女真遠涉鯨波多
輸駿足當風濤之利涉假舟楫以爲勞言念辛勤所
宜蠲復自今特免逐年夏秋租賦麴錢及沿科雜物

州縣差役。止令多置舟楫。濟渡女真馬往來。其在船棧木自前抽納。令後給與主駕人力。淳化二年首領(野里)雞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置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獻之路。故汎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共平三柵。若得師期。卽先赴本國聚兵。以俟太宗。但降詔諭撫。而不爲發兵。是冬以勃海不通朝貢。詔女真攻之。凡獲一級。以絹五匹爲賞。其後遂歸。高麗先是契丹伐女真。女真衆裁萬人。而弓矢精勁。又有灰城以水淋之。爲堅。水不可上。拒城三百里。燔其積聚。設伏於山林間。契丹旣不能攻城。野

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爲山林之兵。掩襲殺戮。女真凡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其人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下視所向。無尊卑。皆自馭馬粟。鬻燔肉爲食。上下無異品。有大事。適野環坐。畫灰而議。自卑者始議。畢不聞人聲。軍將發大會。而飲使人獻策。主帥擇而聽焉。合者則爲特將。任其事。師還。又大會問有功者。賞之。

金帛先舉以示衆衆以爲少則增之神宗熙寧七年
遼五國蒲聶部節度使(拔乙門)叛遼遼將致討女真
部節度使(烏古迺)襲而擒之獻于遼王遼王召見燕
賜加等以爲生女真部節度使始有官屬紀綱漸立
然不肯受印繫遼籍其部內舊無鐵鄰國有以甲冑
往鬻者必厚價集之得鐵多因以修弓矢備器械至
是五國沒撚部(謝野)勃謹復叛遼烏古迺伐之謝野
敗走烏古迺將見遼邊將自陳敗謝野之功行次來
流水有疾而卒子(劾里鉢)嗣遼女真部節度使(劾里鉢)
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東柔善若辦集契丹事

阿骨打能之遂卒(劾里鉢)嚴重多智每戰未嘗被甲
襲位之初內外潰叛(劾里鉢)乃因敗爲功變弱爲疆
遂破桓赧散達烏春窩謀罕基業始大初建官屬統
諸部其官之長皆稱勃極烈(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
(雅)東其長(阿骨打)其次也頗刺淑死弟盈哥嗣盈哥
死兄子烏雅東嗣宋徽宗政和三年初遼主幸混同
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
遇頭魚晏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
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從它日遼主密諭
北院樞密使蕭奉先曰阿骨打雄豪不常可託以邊

阿骨打始
伐遼

事誅之，否則必遺後患。奉先曰：彼粗人不知義禮，且無大過而殺之，恐傷向化心。設有異志，蕞爾小國亦何能為？遼主乃止。阿骨打歸，疑遼主知其異志，且以遼主淫酗不恤國政，遂稱兵。先併旁部族，至節度使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者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為罪乎？初，盈哥嗣以兄劾者子撒改為國相。時紇石烈部阿疎有異志，盈哥召之。阿疎與部人毛睹祿阻兵為難。盈哥自往伐之，至阿疎城，阿疎聞之，往訴於遼。遼遣使止盈哥勿攻。盈哥留劾者守阿疎城而還。遼主好畋獵，每歲

女真思苦
使者

遣使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生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厭苦之。烏雅束嘗以遼主不遣叛人阿疎為辭，稍拒市。鷹使者及阿骨打襲位，相繼遣人索阿疎，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遼主遂發渾河北諸軍，益東北路統軍司。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無為人制。乃與粘沒喝等謀，遂集所屬諸部兵，以銀米可婁室闍毋等為將。紹聖四年九月，阿骨打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遂命諸將傳挺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遇勃海軍，阿骨打之子幹

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胄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蹂踐死者十七八進軍寧江州填塹攻城寧江人自東門出阿骨打擊盡殪之遼統軍司以聞時遼主射鹿于慶州畧不介意唯遣海州刺史高仙壽應援而已寧江州陷遼防禦使藥太師奴被獲阿骨打陰縱之使招諭遼人遂引兵還初女真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畝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凡步騎之杖糗皆爲備焉其部長曰勃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猛安猶千

夫長謀克猶百夫長也遼主聞寧江州陷召羣臣議漢人行營副都署蕭陶曰女真雖小其人勇而善射我兵久不練若遇強敵稍有不利諸部離心不可制矣今莫若大發諸道兵以威壓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曰如陶之謀徒示弱耳但發滑水以北兵足以拒之乃以蕭嗣先爲東北路都統發契丹奚軍三千及中京禁兵等七千阿骨打帥衆來禦未至混同江會夜阿骨打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卽鳴鼓舉燧而行黎明至混同江遼兵方壞凌道阿骨打選壯士十人擊走之因帥衆繼進遂

登岸與遼兵遇大風起塵埃蔽天阿骨打乘風奮擊
遼兵潰將士多死其獲免者十有七人樞密使蕭奉
先嗣先兄也懼嗣先得罪輒奏東征潰軍所至劫掠
若不肆赦恐聚衆爲患遼主從之嗣先但免官而已
自是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無功退則有生無罪故
士無鬪志遇敵輒潰遼人嘗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
敵至是始滿萬云五年春正月阿骨打旣屢勝遼其
弟突乞買率將佐勸其稱帝阿骨打不許粘役喝等
復以爲言阿骨打遂於五月朔卽皇帝位於是國號
大金金主自將攻遼黃龍府進薄益州州人走保黃

遼失著

女真以精
練勝遼

龍金取其餘民而去遼遣都統幹里孕將騎二十萬
步卒七萬戍邊且屯田以爲長久計金主聞之率衆
趨遼魯古城登高望遼兵若連雲灌木狀顧謂左右
曰遼兵心二而情怯雖多不足畏遂趨高阜爲陣謀
良虎以右翼先馳遼左軍左軍却左翼出其陣後遼
右軍皆力戰婁室銀术可衝遼中堅凡九陷陣皆力
戰而出粘沒喝請以中軍助之金主使幹本往爲疑
兵謀良虎以得利擊遼右軍遼兵遂敗金人乘勝追
躡至其營會日已暮圍之遼軍潰圍出金人逐北遼
步卒盡殫耕具數千皆爲金人所獲以給諸軍是役

陣

也。遼人本欲屯田且戰且守。故併其耕具皆失之。遼主下詔親征女真。率蕃漢兵十餘萬出長春路。命蕭奉先爲御營都統。以精兵二萬爲先鋒。餘分五部北出駱駝川。別以漢步騎三萬南出寧江州。發數月糧。期必滅女真。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楮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以濟水及馬腹。旣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親征粘沒喝兀朮等。以書至遼陽。爲卑哀之辭。實欲求戰。遼主怒。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

以一人勝
十餘萬

主聞之。乃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益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柰何非人人。歟。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遼主自將至駝門。駝馬蕭特未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至幹鄰深。金主與其臣謀曰。遼兵號七十萬。其鋒不可當。吾軍遠來。人馬疲乏。宜駐于此。深溝高壘。以待之。會獲遼督餉者。知遼主以步將反。西還。已二日矣。諸將請乘怠擊之。遂追之。及於步答岡。金主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必在焉。敗其中軍。

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枕籍相屬百餘里獲輿輦帶帳兵械軍資它寶物馬牛不可勝紀蕭特末焚營而遁金主亦引退初女真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為號五十人為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為戰所以恒勝政和六年遼東京留守蕭保先嚴酷勃海苦之正月朔夜半有惡少年十餘乘酒執刀踰垣入府刺殺保先裨將勃海高末昌時以

末昌據遼陽被殺

兵三千屯入甌口見遼政日衰金兵方強遂覬覦非常誘勃海并戍卒入遼陽據之旬日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遼主遣使招之不從耶律余觀以廣州勃海叛附于末昌遼主遣蕭韓家奴張琳討之四月末昌使人求援于金且曰願併力以取遼金主使謂末昌曰若能歸欵當授王爵末昌不從金主乃遣幹魯率諸軍攻末昌時遼張琳等討末昌久不克幹魯與戰敗之遂取潘州末昌大懼率眾拒金遇金師不戰而却金人逐北至遼陽城下末昌盡帥其眾與金戰又大敗遂以五千騎奔長松遼陽人執末昌以獻

金主殺之於。是遼之東京州縣及南路係遼女真皆降於金。金主以幹魯爲南路都統。遼主自燕至陰涼河募遼人爲兵。使報怨于女真。號曰怨軍。凡入營募自宐州者曰前宐。後宐自錦州者曰前錦。後錦自乾自顯曰乾曰顯。又有乾顯大營。岩州營凡二萬八千餘人。屯衛州。蒺藜山以渤海鐵州人郭藥師等爲師。遼主命耶律淳爲都元帥。會四路兵防秋。淳遣(幹魯)書議和。幹魯古告于金主。金主猶以阿疎爲言。淳軍至蒺藜山。幹魯古等進攻顯州。遼怨軍帥郭藥師乘夜襲走之。幹魯古復與淳戰。淳敗走。遂拔顯州於

是乾懿豪徽。成川惠七州皆降于金。初燕人馬植世爲遼人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政和初童貫出使道盧溝。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與語大奇之。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獻策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本朝若遣使自登萊涉海結好女真。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議者謂祖宗以來雖有此道。以其地接諸蕃。禁商賈舟船不得行。百有餘年矣。一旦戕之。懼非中國之利。兵逼遼主行營。遼主率衛士五千餘騎自鴛鴦灤走雲中。遺傳國璽于桑乾河。三月金粘沒喝敗

遼奚王于北安州，授其城，遣谷神掠近地，獲遼護衛
習泥烈，知遼上下離心，使人報斜也。曰：遼主窮迫，若
失機會，事難圖矣。斜也意未決，韓本勸從之。遼主走
雲中，留南府宰相張琳，叅知政事李處溫，與耶律淳
守燕京，處溫聞遼主入夾山，命令不通，卽與族弟處
能及子爽，外假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羣臣上尊
號曰天賜皇帝，加處溫守太尉，張琳守太師，餘與謀
者授官有差，改怨軍爲常勝軍，軍旅之事悉委大石
遙降。遼主爲朔陰王，遂據有燕雲平及上京，遼西之
地遼主所有，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帶，招討府諸

蕃族而已。淳遣使來報，免歲幣，結好，亦遣使奉表于
金，乞爲附庸。金人不報。金取遼東勝諸州，獲河練，以
歸。金主杖而釋之。朝廷旣與金約，夾攻遼，以復燕雲。
蔡京童貫主之，熙河鈐轄趙隆嘗極言其不可，貫曰：
君能共此，當有殊拜。隆曰：隆武夫，豈敢干賞以取阻
宗二百年之好，異時啓釁，萬死不遑謝責，貫不悅。鄭
居中亦力陳不可，謂京曰：公爲大匡，不能守兩國盟
約，輒造事端，誠非妙算。京曰：上厯歲幣五十萬，故爾
居中曰：公獨不思漢世和戎用兵之費乎？使百萬生
靈肝腦塗地，公實爲之。由是議寢。及金數敗遼兵，童

貫乃復乞舉兵，王黼又力贊之，乃以恭儉副贊，勒兵十五萬巡北邊，以應金。金主遂分三道進兵，遼五上表于金，求立秦王定，金主不許。遼人遂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關，厓山自崩，戍卒多壓死，遼人不戰而潰。金兵渡關而南，遼宰相左企弓等奉表降，請金營請罪。金主竝釋之，命守舊職，而遣左企弓等撫定燕京諸州縣。蕭德妃與蕭幹自古北口趨天德，於是遼五京皆為金有。金主遣騎兵送宋使趙良嗣還，且獻遼俘，遼遂亡。紹興三年，金大殺遼宗室。宋徽宗宣和五年正月，金太宗吳乞買天會元年，先是金與宋夾

受此虛名

是實話

攻遼，金既滅遼，朝廷以金人將歸燕，謀帥臣守之。左丞王安中請行，王黼贊于帝，遂以安中知燕山府，郭藥師為同知府。三月，遣趙良嗣至燕，求平灤二州，謂金主曰：「本朝猶大國多矣，豈平灤一事不能相從邪？」金主曰：「平灤欲作邊鎮，不可得也。」遂議租稅。金主曰：「燕稅六百萬，止取一百萬，不然還我涿易舊疆。」及常勝軍，我且提兵按邊。良嗣曰：「本朝自以兵下涿易，今乃云爾，豈無幽直邪？」且言御筆許十萬，至二十萬，不敢擅增，乃令良嗣歸報。金主謂之曰：「過半月不至，吾提兵往矣。」良嗣既還，金聞遼主謀復故地，乃悉斷居庸

溝北橋梁焚次舍以防之良嗣行至雄州以金書遍奏六月金驅遼宰相左企弓等同燕京大家富民俱東徙燕兵流離道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於張穀曰左企弓不能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強兵盡忠於遼使我復歸鄉土人心亦懼公足望穀遂召諸將領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出沒漢南金人所以急趨出山西者畏契丹議其後也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左企弓等叛降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加兵內爲

營平之軍外籍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乃遣張謙帥五百餘騎傳留守令召左企弓等至滌河西岸數企弓等十罪縊殺之穀仍稱保大三年畫天祚像朝夕誦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榜諭燕人復業恒產爲常勝軍所占悉還之燕民旣得歸大悅穀遣人至燕京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穀總練之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招致之母令西迎天祚北合蕭幹將爲吾肘腋患矣安中深納之事聞詔安中及詹度厚加安撫與免三年常賦穀聞之自謂得計金人聞穀叛遣闍母將三千騎來討穀率兵拒之于營州闍

母以兵少不交鋒而退。穀遂妄以大捷聞朝廷，拜穀節度使，犒賞銀絹數萬金。主復使幹離不督關，毋攻平州。會張穀聞朝廷犒賜將至，喜而遠迎。幹離不乘其無備襲之，與穀戰于城東，穀敗，宵奔燕山。王安中納而匿之。金人以納叛來，責王安中諱之。金人索之益急，安中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詔安中以穀與金，安中不得已，縊穀殺之。函其首，併穀二子，送千金。於是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卽與若求藥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力求罷，召爲上清寶籙宮使，以蔡靖知

太原府。張孝純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極力枝梧。今大王去，人心必搖，是以河東與金也。河東旣失，河北豈可保邪？願少留，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必金便能克也。貫怒叱之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留貫，置帥臣何爲？遂行。粘沒喝引兵降朔州，克代州，遂進圍太原。孝純悉力固守，幹離不自平州破檀薊，至三河。蔡靖遣藥師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兵敗而還。藥師遂帥所部兵劫靖及轉運使呂頤浩以降。幹離不執靖及頤浩，置中軍以行。於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幹離

不既得藥師益知宋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詔內侍梁方平帥衛士守黎陽帝以金人南下悉以禁旅付方平何灌謂白時中曰金人領國遠至其鋒不可當今方平掃精兵以北在京皆疲兵萬一方平不枝梧何以善後蓋留以衛根本不從召燕河經畧使姚古秦鳳經畧使种師道將兵入援帝傳位於太子欽宗辛巳上皇至鎮江宰執議請帝出幸襄鄧以避敵鋒行營叅謀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帝默然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天下城池豈有如都城者帝顧綱曰朕今爲卿

留治兵御敵之事專責之卿勿致疎虞綱皇恐受命綱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癸酉金斡離不犯京師兵據牟駝岡牟駝岡乃宋朝牧馬之所芻豆山積往年郭藥師來朝奉命擊毬其間至是導金人據之是夜金人攻宣澤門李綱禦之斬獲百餘人金人知有備又聞道君已內禪乃退帝因求大臣可使者李綱請行帝不許而命李槍綱曰安危在此一舉臣恐李槍怯懦悞國事也不聽遂命稅使金軍槍至斡離不盛兵南向坐槍北面再拜膝行而前恐怖喪膽遂與使偕來凡金人所要求皆郭藥師教之乙亥金人攻

通津景陽等門李綱親督戰募壯士縋城而下自卯
至酉斬其酋長十餘斬其衆數千人何灌力戰而死
李綱言金人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
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卽宰相當往
若遣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
四集彼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
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綱出則誓書已成稱
伯大金國皇帝侄大宋皇帝金幣割地遣質更盟一
依其言詔出內帑及括借士民金幣遣康王構少宰
張邦昌往金軍爲質初邦昌與邦彥等力主和議不

意身自爲質及行乃邀帝署御批無變割地議帝不
許康王與邦昌乘筏渡壕自午至夜分始達金營种
師道帥師入援至洛聞幹離不已屯京城不或止師
道言賊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曰吾兵
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祗取辱焉今鼓行而進彼
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賊哉揭
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抵京西趨汴水
南徑逼敵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歛游騎但守牟駝岡
增壘自衛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甚
喜開安上門命李綱迎勞師道入見帝問曰今日之

事卿意若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者乎帝曰業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敢知也遂拜同知樞密院事統四方勤王兵李綱言金人貪婪無厭克暴曰甚其勢非用兵不可且敵兵號六萬而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陷穽中當以計取之不必與角一旦之力若扼河津絕餉道分兵復畿北諸邑而以重兵臨敵營堅壁勿戰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深然之約日舉事种氏

姚氏皆素爲山西巨室兩家子弟各不相不平仲以父古方帥熙河兵入援慮功名獨歸种氏因以士不得速戰爲怨言帝聞之以語李綱綱主其議令城下兵緩急聽平仲節度二月朔平仲帥步騎萬人夜斫敵營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帝遣中使諭李綱曰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平仲方發金候騎覺之幹離不遣兵迎擊平仲兵敗懼誅亾去李綱帥諸將出救遂與金人戰于幕天坡以神臂弓射却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有出其不意者今夕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

八。綱。類。集。卷。之。一。李。邦。彥。等。畏。懦。皆。不。用。數。千。人。擾。之。不。十。日。賊。遁。矣。李。邦。彥。等。畏。懦。皆。不。用。幹。離。不。召。諸。使。者。詰。責。用。兵。違。誓。之。故。張。邦。昌。恐。懼。涕。泣。康。王。不。爲。動。金。人。異。之。乃。使。王。汭。來。致。責。且。請。更。以。他。王。爲。質。汭。至。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媿。平。仲。爾。非。朝。廷。意。也。因。罷。綱。以。謝。金。人。太。學。生。陳。東。等。十。餘。人。及。都。民。數。萬。人。上。書。于。宣。德。門。言。李。綱。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蔡。懋。李。說。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中。外。相。慶。而。邦。彥。嫉。如。仇。讐。恐。其。成。功。因。緣。沮。敗。且。邦。彥。等。

必欲割地。曾不知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邦昌等能保金人不復。敗盟否也。切恐虜兵南向。大梁不可都。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條。朱勛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欲沮李綱成謀。以快私憤。綱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咸謂不日爲虜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乞復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閫外付。种師道。宗社存亡在此一舉。不可不謹。書奏帝。乃遣。

八續類集 卷三十五
耿南仲號於衆曰已得旨宣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
後期衆鬻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知開封府王時
雍麾之不退帝顧戶部尚書聶昌俾出諭旨諸生始
退乃復綱右丞克京城四壁防禦使既而都人又言
願見种師道詔趨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衆
褰簾視之曰杲我公也相麾聲諾而散明日詔誅士
民殺內侍爲首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
諸生于獄人人惴怨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聶
昌請學宣諭然後定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
賞衆無不奮躍金人懼稍稍引却至是宇文虛中復

奉詔如金許割三鎮地幹離不得詔遂不俟金幣數
足遣使來告辭退師北去肅王從之京師解嚴种師
道請乘其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國患
御史中丞呂好問進言于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
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姚古种
師中及府州帥折彥質等各以兵勤王凡十餘萬人
至汴城下而幹離不已退李綱請詔古等追之且戒
俟其間可擊則擊而三省乃令護送出之勿輕動以
啓釁時大臣政令矛盾故迄無成功种師道罷中丞
許翰言師道名將沉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

老難用翰。又言金人此去存亡所係。當令一大劄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邀擊之。帝不聽。粘沒喝攻太原。悉破諸縣。獨城中以張孝純固守不下。乃於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防守。使內外不相通。及聞幹離不議和。亦遣人求賂。宰臣以勤王兵大集。拘其使而不與。粘沒喝怒。乃分兵趨汴京。折可求等軍皆爲所敗。平陽府叛卒導金兵入南北關。粘沒喝歎曰。關險如此。而使。我。過。之。南。朝。無。人。矣。命种師道爲河北河東宣諭使。駐滑州。姚古爲河北制置使。种師中副之。古總

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潰。种師道以病乞歸。南仲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綱爲宣撫使。劉韜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使。以代姚古。陞辭又爲上道。唐恪聶昌之奸任之。必誤國。進次懷州。造戰車。期兵集大舉。而朝廷詔罷所起兵。綱上疏言。秋高馬肥。敵必深入。宗社安危。殆未可知。防秋兵盡集。尚恐不足。今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一人一騎以赴。其求奈何。甫集之兵。又皆散遣。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

疏上不報趣赴太原綱乃遣解潛屯威勝軍劉韜屯遼州都統制折可求張思正等屯汾州范瓊屯南北關皆去太原五驛約三道並進時諸將皆承受御書事皆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多不遵命綱嘗具論之雖降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綱又上疏極論節制不專之弊且言分路進兵賊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兵由一路進及范世雍以湖南兵至因薦爲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擊虜會以議和止綱進兵綱亦求罷遂代還粘沒喝乘勝急攻太原知府張孝純力竭不能支城遂陷孝純被執旣又釋

兵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而師道實無兵自隨乃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廷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師中波河上言粘沒喝至澤州臣欲由邢相間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廷疑不用幹離不行至中山河間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進兵以逼之幹離不遂出境姚古以兵復隆德威勝扼南北關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由井陘與姚古犄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留屯真定時粘沒喝避暑還雲中留屯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遁告于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

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之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令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即日辦嚴約，媿古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亢，爲金將完顏活女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媿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妄傳粘沒喝將至，故古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纔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闚京師，自金兵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爲憂。

而用之，金分兵陷汾州，知州張克戩畢力扞禦，城破猶巷戰，不克，乃南向拜，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罷李綱，知揚州，置四道都總管府，從何臬之請，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帝乃命馮澥副康王往，王未行而車輅至長垣，爲金人所却，玉遂不行。至是，雲還言金人中變，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中外駭震。粘沒喝至河外，河北宣撫副使折彥質以兵十二萬拒之，夾河而軍。時大河守禦使李回以萬騎防河，亦至河上，粘沒喝曰：「南軍亦衆，與之戰，勝負未可知，不若加以虛聲，遂取戰鼓擊之。」達旦，彥質之衆皆潰，粘沒喝

既渡河不復言三鎮直遣人來言欲盡得兩河地請
畫河爲界於是京師戒嚴遣馮澥李若水往使行至
中牟守河兵相驚以爲金兵至左右謀求問道去澥
問何如若水曰戍兵畏敵而潰柰何效之今正有歿
爾敢言退者斬衆乃定既行若水屢附奏言和議必
不可諧乞申飾守備王雲固請康王往使詔雲以資
正殿學士副王使幹離不軍許割三鎮奉衮冕玉輅
尊金主爲皇叔且上尊號十八字王由滑濟至磁州
守臣宗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又詭辭以致
大王其兵已逼復去何益願勿行會康王出謁嘉應

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王勿北去厲聲指雲曰真妖
賊也王出廟行民譟執雲殺之時幹離不軍濟何遊
奕日至磁城下蹤跡王所在知相州汪伯彥亟以帛
書請王如相服橐鞬部兵以迎于河上王遂行至相
勞伯彥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由是受知議
者以爲是役雲不歿王必至金無復還理相州湯陰
人岳飛少負氣節劉韜宣撫真定募敢戰士飛與焉
屢擒劇賊至是因劉浩以見王金陷懷州守臣霍安
國等死之安國被圍捍禦不遺力鼎澧兵亦至相與
共守城陷粘沒喝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安國

日守臣安國也。問餘人通判林淵等同辭曰：淵等與知州一體，皆不肯降。粘沒喝令引于東北鄉望拜，亦不屈，乃解衣面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唐恪計無所出，密言于帝曰：唐自大寶而後屢失而復興者，以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也。今宜舉景德故事，留知子居守，而幸西洛，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征，以圖興復。帝將從之。開封尹何栗入見，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翻然而改，以是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南道都總管張叔夜聞召，即日自將中軍，令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

軍合三萬餘人，與金游兵轉戰而前。至都下，時東道都總管胡直孺亦將兵入衛，與金人遇于拱州，兵敗被執。金人示于城下，都人大懼。唐恪從帝巡城，爲都人遶擊，策馬得脫，遂卧家求去，乃罷之。詔張叔夜僉書樞密院事，將兵入城。詔遣馮澥、曹輔與宗室仲溫、士誦如金軍，以請和。既至，粘沒喝卽遣還，不與交一語。侍御史胡唐老言：康王奉使至磁，爲士民所留，乃天意也。乞就拜大元帥，俾率天下兵入援。何栗以爲然，密草詔藁上之。帝令募死士，得劉定等四人，遣持蠟詔如相州，拜爲兵馬大元帥，知中山府。陳遘爲元

師汪伯彥宗澤爲副元帥使盡起河北兵速入衛定至相州於頂髮中出詔王讀之嗚咽軍民感動金人攻通津宣化門范瓊以千人出戰渡河水裂沒者五百人自是士氣益挫金兵遂登城衆皆披靡四壁兵皆潰金人焚南薰諸門統制姚友仲死於亂兵四壁守禦使劉延慶奪門出奔爲追騎所殺京城遂陷帝城陷慟哭曰不用种師道言以至於此衛士入都驛執金使劉晏殺之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帝御樓論遣之衛士長蔣宣率其衆數百欲邀乘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孫傳梅執禮呂好問侍宣

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所致孫傳訶之宣以語侵傳好問譬曉之曰若爲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缺而後動詎可輕邪宣詘服曰尚書真知軍情麾其徒退何舉欲親率都民巷戰金人宣言議和退師乃止十二月康王開大元帥府于相州有兵馬萬人分爲五軍而進旣渡河次于大名宗澤以二千人與金人力戰破其三十餘砦履冰渡江見王曰京城受圍日久入援不可緩王納之旣而知信德府梁揚祖以三千人至張俊苗傅楊沂中皆在麾下兵威稍振

會帝遣曹輔齋蠟詔至云金人登城不下方議和好可屯兵近甸毋動汪伯彥等皆信之宗澤獨曰金人殺譎是欲款我師爾君父之望入援何啻饑渴宜急引軍直趣澶淵次第進壘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軍已在城下伯彥難之勸王遣澤先行王乃命澤趣澶淵自是澤不得與帥府事矣耿南仲及伯彥請移兵東平從之帝還宮士庶及太學生迎謁帝掩面大哭曰宰相誤我父子觀者無不流涕金遣使求索金一千萬錠銀二十萬錠帛一千萬疋於是大括金銀定京師米價勸糶以張民縱伐紫筠館花

木以爲薪以陳過庭折彥質等爲割地使又分遣歐陽珣等二十八人持詔而往珣嘗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復抗論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割地他日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乃以珣爲將作監丞奉使割深州珣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奸臣所悞至此吾已辦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燕京焚死之范致虛聞汴京圍急會陝西節度使錢蓋之師凡十萬人援至二年春正月詔兩河民降金民不從庚子帝命太子監國復幸金營河東割地使劉韜至金

營金人遣韓正館之僧舍謂幹曰國相知若今用君矣幹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正曰軍中議立異姓欲以君爲正代與其徒死不若北去取富貴幹仰天大呼曰有是乎歸書片紙曰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況主辱臣死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使親信持歸報其子子羽等卽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金人歎其忠瘞之寺西岡山徧題窻壁以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歛顏色如生副元帥宗澤自大名至開德與金人十三戰皆捷遂以書勸康王檄諸道兵會京師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等令

合兵入援皆以澤爲狂不答澤遂孤軍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死中求生士卒知皆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里澤計敵衆勢必復來乃夜徙其營金人夜至得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二月帝自如青城都人日出迎駕而粘沒喝留不遣太學生余揆上書請帝還宮金人取而殺之吳乞買得帝降表遂廢帝及太上皇爲庶人知樞密院事劉彥宗請復立趙氏不許丙寅金

人塹南薰門路人心大恐二月丁卯金人令翰林承旨吳玘吏部尚書莫儔入城令推立異姓堪爲人王者且邀上皇出城孫傳曰吾惟知吾君可帝中國若立異姓吾當死之上表金人請立趙氏不報金人逼帝及上皇易服李若水抱帝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而氣結仆地粘沒喝令鐵騎十餘守視日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

家矣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孫傳留家太子不遣統制吳革欲以所募士微服衛太子潰圍而出傳不從而密謀匿之民間別求狀類太子者及宦者二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太子出都人爭鬪殺傷誤中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亂者以獻苟不已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吳玘莫儔督脇甚急范瓊恐變生以危言讐衛士遂擁皇后太子共車而出傳曰吾爲太子傳當同死生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從太子出百官軍吏奔隨太子號哭太子亦呼云百姓救我哭聲震天至

南薰門范瓊力止傳金守門者曰所欲得太子留守何預傳曰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傳也當歿從遂宿門下以待命若水在京營旬日粘沒喝召問立異姓狀若水因罵之爲劇賊粘沒喝令擁之出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我爲國死職耳柰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口監軍過破其唇嚙血罵愈切至以刃裂頸斷舌而死金人相與言曰遼國之凶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時金酋邀索金帛每日和議已定但但需滿數則奉天子還闕戶部尚書梅執禮及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中安扶皆主根索

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金銀何有哉顧比屋枵空無以塞命耳金酋怒先取其副胡舜陟等各杖之百搯四人殺之而梟其首士庶莫不隕涕憤歎吳开莫儔復召百官議立異姓衆莫敢出聲相視久之計無所出王時雍問於拜儔二人微言敵意在張邦昌時雍未以爲然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至自金營衆問金人意所主齊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示之時雍乃決遂以邦昌姓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及孫傳置軍中粘沒喝召叔夜給之曰孫傳不立異

姓已殺之。公年老，大家豈可與傅同歿？叔夜曰：世受國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金人皆義之。太常寺主簿張浚、開封士曹趙鼎、司門員外郎胡寅皆逃入大學，不書名。唐恪書名，仰藥而死。已而時雍復集百官詣秘書省，至即閉省門，以兵環之。俾范瓊諭衆以立邦昌意，衆唯唯。時雍先署狀以率百官御史馬伸獨奮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乃約中丞秦檜共爲議狀，願復嗣君以安四方。且論邦昌當上皇時蠹國害政，以致社稷傾危。金人怒，執檜去。吳玠莫壽持狀詣軍前，拜昌入居尚書省。三月，金人勸

進邦昌始欲引決，或曰：相公不前死，城外今欲塗炭一城。邪適金人奉冊寶至，邦昌北面拜舞受冊即位。號大楚，遂升文德殿設位御床西，受賀遣各門傳令勿拜王。時雍率百官遽拜邦昌，但東面拱立，閣門宣贊舍人吳革耻屈節異姓，率內親事官數百人皆殺其妻孥，焚所居，舉義金水門外。范瓊詐與合謀，令悉棄兵仗，乃從後襲之，殺百餘人，捕革併其子殺之。又擒斬十餘人。邦昌見百官稱予手詔曰：手書雖不改元，而百官文移必去年號。好問所行文書稱靖康二年，百官猶未以帝禮事邦昌。唯時雍每言事稱臣啓。

陛下又觀邦昌坐紫宸垂拱殿以見金使好問爭之
乃止時雍復議肆赦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將
誰赦邪乃止赦城中而選郎官爲四方密諭使及金
人將還邦昌詣營祖之服柘裯張紅蓋所過設香案
起居時雍秉哲开儔皆從士庶觀者無不感愴幹離
不遂脅上皇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王妃嬪及康
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刑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
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臬孫傳張叔夜陳
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而歸馮澥曹輔孫覲汪
藻等于張邦昌邦昌率百官遙辭二帝于南薰門衆

慟哭有朴絕者宗澤在衛開二帝北行卽提軍趨滑
走黎楊至大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
勒王之兵卒無至者遂不果帝自離青城頂青毡笠
乘馬後有監軍隨之目鄭門而北每過一城輒掩面
號哭至代工部員外郎滕茂實號泣迎謁茂實蓋嘗
副路允之出使者粘沒喝逼茂實胡服茂實力拒之
見者墮淚茂實請侍舊主俱行粘沒喝不許帝從代
渡太和嶺至雲中先是高麗王侯求醫於朝詔二醫
往留二年 還二醫至高麗侯不求醫藥諄諄問宮
禁事二醫恠之久之侯乃曰有密事欲言於朝恐非

八編類纂
卷之三
三
朝廷所親信故探之耳聞朝廷將用兵于遼遼兄弟
之國存之復爲邊扞女直虎狼耳不可交也業已然
願二醫歸漢天子宜早爲備醫還奏之然已無及矣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五十八

左編

夷類

女真

康王構在濟州，張邦昌遣謝克家勸進元祐皇帝命
 太常少卿汪藻草手書告中外，俾王嗣統。其畧曰：歷
 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
 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漢
 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
 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濟州父老請軍門言州

全文更佳



處分

四旁望見城中火光燭天請王卽帝位會宗澤及朱勝非來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取四方中漕運尤易王遂決意趣應天府五月庚寅朔遂卽位于府治改元大赦張邦昌及應于供奉金國之人一切不問惟蔡京童貫朱勔李彥孟昌齡梁師成譚稹子孫更不收叙三年御營司提舉范瓊有罪伏誅初汴京破二帝及宗室北遷多瓊之謀又乘時剽掠左右張邦昌爲之從衛至是自洪州入朝悖慢無禮帝畏其威以爲御營司提舉一行事務張浚將赴州陝與樞密檢詳文字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

缺

若備他盜者使背甲而來因召瓊浚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爲設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子羽坐廡下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勅將軍可詣大理寺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子羽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圍城中附金迫二帝北狩之罪且曰誅止瓊爾汝固天子自將之軍也衆皆投刃曰諾有旨分隸御營五軍瓊下獄具伏賜死子弟皆流嶺南四年初金主聞帝如東南南遣粘沒喝南伐諭之曰候宋平當援立藩輔如張邦昌者及兀朮北還衆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以重寶賂捷懶請立

立昌豫亦
見金人怯
處彼可取
而代也諸

已捷懶許之乃言于粘沒喝未之許高慶裔說之曰
吾家舉兵只欲取兩河故汴京既得則立張邦昌今
河南州郡官制不易者豈非欲循邦昌故事邪元帥
盍不早建議而使恩歸他人也粘沒喝從之議遂定
捷懶以聞于是立豫爲齊帝奉金正朔豫卽位都大
名府改明年爲阜昌元年朝廷聞之凡僞任于豫而
其家屬在東南者悉厚加撫卹是年張浚兵敗於富
平紹興元年金以陝西地畀劉豫於是中原盡屬於
豫劉豫徙居汴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塚墓發
掘殆盡賦歛煩苛民不聊生四年劉豫使其子麟以

金兵入寇五年金主吳乞買死見孫亶立上皇卒于
金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
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服斬衰朝夕
哭洪皓在冷山聞之北面泣血操文以祭其詞激烈
聞者揮涕六年何薛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德
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
三年之喪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尊謚顯肅浚又
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詔以王倫爲奉迎梓
宮使御話陛辭帝命謂捷懶曰河南之地上國旣不有與
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劉豫兵敗藕塘金人欲廢豫又

可立可襲

爲岳飛所間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命
撻懶兀朮僞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
河議事至兀朮擒之遂馳入汴豫方射講武殿兀朮
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見囚于金明池翌
日宣詔廢之置行臺尚書省于汴豫求哀于二帥撻
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然頂煉臂號泣今
汝廢無一人憐之何不自責豫語塞王倫至入對言
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復遣倫
奉迎梓宮于金八年王倫偕金使來倫至會寧請以
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

知欺小兒

倫曰了然

留守訛魯觀阿懶折之蒲盧虎位在幹本土撻懶訛

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

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來議事帝命吏部侍

郎魏在館伴之因備論敵情不可信秦檜口公以智

料敵檜以誠待敵在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趙

鼎奏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爲之但

得母后及梓宮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言倫復

如金金主以其右司侍郎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許

歸河南陝西地與倫偕來知平江府向子諲上言和

議之非遂乞致仕通古至臨安要帝待以客禮秦檜

魏在館伴
諲皆可將

檜何事不與聞彼與金人一手一心一口何云未見史家無識至此

未見國書疑為封冊欲帝屈已以受之帝曰朕嗣太祖太宗基業豈可受金人封冊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請館受書以書納禁中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九年命王倫交割地界倫至汴金人遂歸河南陝西之地時又以周聿為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為三京宣諭使庭實至西京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發掘而泰陵至暴露庭實解衣覆之歸以白帝秦檜怒之王倫如金金人執之時皇后邢氏崩于五國城金人秘之十年春

未嘗歸何云爾

正月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初將為司農丞與監察御史施廷臣附秦檜抗章力贊和議檜擢用將為起居郎廷臣為侍御史尚書晏敦復等上疏切諫檜患之至是以將為工部侍郎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五月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復陷河南陝西州郡詔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軍六月璘敗金人于風扶復其城撒離喝走鳳翔東京副守劉錡大敗金人于順昌兀朮走汴岳飛遣兵敗金人于京西遣使諭岳飛班師岳飛收復河南諸郡韓世忠遣兵復海州張浚使王德復宿州岳飛擊走兀朮于郾城追至朱仙

鎮大破之遣使修治諸陵岳飛奉詔班師還鄂河南
州郡復陷于金楊沂中軍潰于宿州走還泗金人屠
宿州遣使諭韓世忠罷兵還鎮十一年正月元术陷
壽春入廬州詔張浚等將兵救之二月王德復和州
楊沂中劉錡敗兀术于柘臯遂復廬州三月張浚楊
沂中劉錡奉詔班師金人陷濠州浚使沂中救之敗
績岳飛帥兵抹濠州不及還次舒州兀术渡淮北去
以韓世忠張浚爲樞密使岳飛爲副使莫將還自金
冬十月詔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議使秦檜矯下岳飛
于大理獄韓世忠罷和議成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

奉表稱臣千金遣使割唐鄧商秦之地以畀金十二
年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
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歸我太后朕不
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往帝召至內殿
諭之曰朕不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王當曰慈親
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
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遂遣鑄還許歸
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母韋氏金使人以袞冕
來冊帝金人歸徽宗鄭后邢后之喪喪至帝易總服
奉安龍德宮太后韋氏至自金后初聞金人許還三

遠梓官還
太后使
有功則中
固必不易
相

梓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于金使以犒其衆由是途中無虞帝至臨平奉迎見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大赦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十四年金欲以王倫爲平州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脅以威遣使來趣倫爲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十六年金劉豫歿金主亶自卽位以來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后裴滿氏十政金主欲立繼嗣爲后所制因縱酒自遣醜怒手办侍臣至是晏便殿醉殺戶部尚書宗禮等十餘人初撻懶旣誅其子勝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

蒙古通蒙古益疆兀朮討之連年不能克乃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册其酋熬羅孛極烈爲蒙古輔國王不受自號大蒙古國至是始和於是蒙古酋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與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平章事結猛安蕭裕每與論天下事亮喜遂與謀議及入爲右丞相進平章務攬持權柄引裕爲兵部侍郎十二月亮生日金主遣近侍局直長大興國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廐馬賜之后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興國而奪回賜物亮疑畏愈甚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

鈞草詔，叅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故出亮。亮過中京，與劉守蕭裕定約而去。九月，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益甚。冬十月，金宰相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訢于裴滿后，后白金主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亮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疏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邪？護衛將

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怒，召辨杖之。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金主第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護軍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及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亮度與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當取符鑰歸家。十二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與國以鑰符啓門。亮與

金亡機會

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左丞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常置佩刀於榻是夜與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秉德遂與郡臣奉亮卽位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彊忌之及卽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卽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豫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

里左丞相唐括辨判太宗正寺胡里甲擊鞠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留守阿鄰非京殺留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金主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彊及宗室勲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斜也子孛吉及其族數百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二十一年金天德三年春正月金置國子監二月以巫伋爲金國

祈請使及至金首請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使唯唯而退三月金主稍習經史幕中國朝著之尊密有遷都意遂下詔求直言而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不若徙燕以應天地之中與金主意合乃遣左丞相張浩等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四人於宮崇義節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使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爲后定哥初不忍亮詠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卽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使秘書監完顏文出其妻

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乙賜補出其妻蒲察又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二十三年金貞元元年三月金王自上京至燕京初備法駕以燕列國之名不當爲京師號遂改燕京爲中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如舊二十四年金蕭裕在相位恃功專恣金主倚信之他相仰成而已金汴京火金主因有南侵之意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爲南京留守經畫之旣而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秋宋進封秦檜爲建康郡王加其子熺少師

並致仕。是夕檜歿。二十六年，靖康帝卒于金。二十八年七月，金以李通叅知政事，金秘書少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王，若能一之，乃爲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瓌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艷，今一舉而兩得之，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一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及李通參知政事，通揣知金主意，遂與仲軻、馬欽盛言：「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意，金主以通爲謀主，遂與興兵南侵。」九月，宋以王剛中爲四

川制置使。初，剛中言：「夷狄之情，強則犯邊，弱則請盟。今勿計其強弱，而先擇將帥，蒐士卒，實邊儲，備軍器，加我數年，國勢富彊，彼請盟則爲漢文帝，犯邊則爲唐太宗。」上壯其言。會西蜀謀帥，帝曰：「無如王剛中矣。」遂有是命。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湯思退大怒，左遷中官。二十九年，金正隆四年五月，宋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我民

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陳二也道夫還具奏之湯思退大盜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縣州六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對言隣國恭順和好無他湯思退等皆賀先是陳康伯以金人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決欲敗盟乃召楊存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上意雅欲視師內侍都知省張去人爲陰沮用兵且建退避中外妄傳

幸聞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伯奏曰今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府部兵三千戍之拱玠之子也五月金主亮嘗密陰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館爲屏而圖已之像策馬于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帝始聞淵聖崩據起發哀而罷詔持斬衰三年上淵聖廟號曰欽宗金主亮徵兵南侵使牌印燥合如西北路盡僉契丹丁壯契丹人曰西北路卽近隣國世世征伐相與讐

怨若男丁盡從軍，彼以兵來，則盡係累矣。幸使者入朝，言之燥合畏罪，不敢言，遂與牌印耶律娜等盡起男下。於是西北路招討司譯史撒八完顏沃側及燥合等而執耶律娜，遂反議立故遼主延禧子孫。衆推都監老和尚爲招討使，山後山前諸郡牧皆應之。咸平府謀克括里舉兵據咸平，繕完噐甲，出府庫財物募兵以應撒八，其勢益張。金主亮使僕散忽土等討之，皆無功。而撒八謀歸於西遼，乃率衆沿龍駒河西出，撒八旣行而舊居山前者皆不欲往，僞署六院節度使移剌窩斡殺撒八執老和尚等，自爲都元帥，擁

衆東還至臨潢府東南新羅寨，東京留守曹國公烏祿使移剌札八招之，窩斡已約降，札八見窩斡兵衆彊盛，車帳滿野，意其可以有成，反說之。於是窩斡決意不降，遂攻臨潢圍之。衆至五萬，金主亮遷都於汴。

夜金機會

七月，金大括馬於諸路，并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相交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于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在貯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北歲民間儲畜尚多，今禾稼滿

野羸馬可就牧田中借令再歲不獲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蜂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賊盜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侵亮殺之由是郡臣不敢言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其國者凡三十餘人八月宿遷人魏勝起兵復海州詔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金知海州事高文富遣兵補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

人向諸門城外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卽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衆悉降得噐甲數萬金遣蒙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橋勝帥兵出迎之設伏于隘障以待衆殊死戰

伏。發。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民。咸。欲。求。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勝。晷。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陣。于。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擊。金。陣。開。復。闔。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追。之。馬。中。矢。蹄。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其。水。砦。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為。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

武穆不

金人弑母

出。砦。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分。四。面。攻。之。勝。募。士。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金。主。亮。欲。大。舉。入。寇。其。嫡。母。徒。單。后。諫。不。聽。弑。之。又。以。尚。書。令。張。浩。左。丞。相。蕭。玉。諫。伐。宋。杖。而。釋。之。自。是。莫。敢。有。諫。者。遂。分。諸。路。兵。為。三。十。二。軍。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衆。六。十。萬。號。百。萬。璫。帳。相。望。李。通。造。浮。梁。于。淮。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金。徒。單。合。喜。將。五。千。騎。扼。大。散。關。遊。騎。攻。黃。牛。砦。守。將。李。彥。堅。告。急。制。置。使。王。剛。中。跨。一。馬。馳。二。百。里。至。吳。璘。營。起。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

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卽馳至。殺金平。駐軍青野原。益調內郡兵分道而進。授以方略。以援黃牛剛中。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李彥堅以神臂弓射金師。卻之。璘遣列將彭青至寶雞。渭河夜劫橋頭寨。破之。又遣璘秦州。彭青復隴州。曹公復洮州。金師旣退。剛中倍道馳還。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覘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內外道將拒敵于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赴與勝同擊金兵于新橋。敗之。勝還守北關。金兵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

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監擊之。金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歛兵入城。金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追十數里。金兵駭散。翌早。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乃拔砦走。劉錡兵至揚州。建大軍。旗鼓軍容甚肅。觀者歎息。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以擅褻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沉其舟。金人自渦口渡淮。錡次于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錡遣都統王權措置淮

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卽棄廬州，退屯昭關。不戰而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吳扯成閔遣兵復唐鄧諸州。帝聞王權敗，召陽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就海避敵。康伯延之人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既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帝從之。以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叅贊軍事。」

聖

金

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真州，統制邵宏淵逆戰敗走。詔吳璘出兵漢中，璘遂復商虢州。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州，以梁山濼水澗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材木，煮死人膏爲油用之。李寶旣解海州之圍，遂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曰：「神風自拖樓中來，如鍾鐸聲，衆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船中，使不知王師，猝至風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

編年表類

中原吐氣

波騰躍敵大驚掣釘舉帆帆皆油纈彌亘數里風浪
捲聚一隅窘束無復行次寶命火箭射之烟焰隨發
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
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衆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
鄭家等六人擒倪詢等上千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
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物衆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
晝夜不滅金人陷揚州劉錡以舟渡真揚之民于江
南留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步將王佐等拒之于皂
角林錡陷重圍下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
既入張弩賊衆爭入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

指

泥不可按
錡言明白
言之

引去追擊大破之斬其統軍高景山時劉錡病甚求
解兵柄留其姪中軍統制汜以千五百人塞瓜洲李
橫以八千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於是盡失兩淮
之地金人攻瓜洲汜以克敵弓射卻之葉義問至鎮
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兵渡江衆以爲不
可義問彊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拜家廟而行金人
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李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卻右
軍統制王方夙之橫汜僅以身免錡問汜敗因憤悶
病益甚義問聞之乃遵陸趨建康市人皆媒罵之葉
義問命虞允文往無湖犒師允文大敗金人于采石

札會

札會

亮至瓜洲，居于龜山寺。虞允文于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蒲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顧。」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眾刃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特東京遼陽留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眾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

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留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其殺存福等。烏祿遂御宣政殿，卽位大赦。改元大定，更名雍下。詔暴楊亮罪惡數十事，追尊訛里朶為帝，廟號曰睿宗。亮又令軍人運鴉鵲船于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眾欲亡歸，乃決計于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軍北還。元宜然之，乃期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黎明

元宜等帥諸將以衆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以中箭仆地延安少尹魯補先刃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三十二年金主雍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卽位太尉威武節度使劉鈞卒金高忠建至安議遣使報聘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起居舍人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

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屈已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朝議歲幣當先定之至燕金閣門見圖書不如式抑令于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見金人語不遜欲留邁張浩不可乃遣還邁皓季子也金人復遣五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魏勝軍餉道勝擇勇悍士三千餘騎拒于石闔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留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衆鏖戰殺數千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圍數重

勝與郭蔚分城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
夜發兵拆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
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往援進次石湫堰金
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
汜略陣中流矢歿子蓋曰事急矣奮臂大呼馳入陣
勝等繼之殊歿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歿者半圍遂
解子蓋俊之姪也罷三招討使以李顯忠主管待衛
軍馬司成閔主管殿前衛司吳拱主管待衛步軍司
顯忠陰結金都統制蕭椅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毫
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旣通則郵延一路熟知

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河
東會詔罷兵乃止帝降手札太子可卽皇帝位朕稱
太上皇帝后稱太上皇后退居德壽宮太子固讓不
許遂卽位班退上皇卽駕之德壽宮虞允文浩上言
官軍西討東不可過寶玁比不可過德順若兵宿于
外去川口遠則敵必襲之朝廷遂欲棄三路允文上
言恢復莫先于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郡又係于德
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成階利
害至重不可不慮於是允文罷知夔州以王之望代
之明年允文人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且以笏畫地陳

秦地利害。帝曰：此史浩誤朕也。改允文知太平。孝宗隆興元年，金大定三年三月，金人以書來求海泗唐鄧商州之地，及歲幣。且遣蒲察徒穆大周仁屯虹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爲南攻計。四月，帝銳意恢復。張浚入見，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帝問史浩：浩不可。秋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且謂金人至，渡必爲邊患。當及其未發，攻之。帝然其言，乃議出師。靈淮三省樞密院不預。聞會顯忠、宏淵亦獻擣虹縣壁壁之策。帝命先圖二城。浚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淵，宏淵出湘州趨虹縣。五月，史浩免。省中忽得邵宏

出兵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侍御史王十朋論。沿懷姦誤國等八罪，遂罷浩。知紹興府李顯忠自濠梁渡淮，至陡溝，金右翼都統蕭錡用拐子馬來拒。顯忠與之力戰，復靈壁。顯忠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於是中原歸附者接踵。宏淵圍虹，久不下。顯忠遣靈壁降卒開論禍福。金守將蒲察徒穆大周仁皆出降。宏淵耻功不自己出，會有降千戶訴宏淵之卒奪其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協。未幾，蕭錡復降于顯忠。張浚渡江，李顯忠大敗金人，復宿州。李顯忠、邵宏淵之師潰于符離。七月，以湯思退爲尚書右僕射。

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八月復以張浚都督江淮軍馬
紇石烈志寧復以書貽三省密院云故疆歲幣如舊
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卽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
帝以付張浚浚言金疆則來弱則止不在和與不和
湯思退急于求和陳康伯周葵洪遵等皆上疏謂敵
意欲和則我軍民得以休息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
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
意亦然姑隨宜應之乃遣淮西安撫韓辦官盧仲賢
持報書如金師仲賢陛辭帝戒以勿許四郡而思退
等命許之張浚奏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命但聽旣

而命廷臣議金帥所言四事其說不一帝曰四州歲
幣可與名分歸正人不可從也十一月仲賢至宿州
僕散忠義懼之以威仲賢皇恐言歸當稟命遂以忠
義遣三省密院書來上其畫定四事一欲通書稱叔
姪二欲得唐鄧海泗四州三欲歲幣銀絹之數如舊
四欲歸彼叛臣及歸正人仲賢還帝大悔張浚遣子
杅入奏仲賢辱國無狀帝大怒遂下大理問其擅許
四州之罪除名竄彬州湯思退奏以王之望充金國
通問使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右
正言陳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而復

遣王之望是金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四郡也。若歲幣則俟得寢陵然後與。庶爲有名。金議未決而王之望遽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願先馳一介往俟議決然後行未晚也。遂以吳昉爲金國通問所審議官。張浚亦力言今未可與和。請帝幸建康以圖進兵。帝乃手詔王之望等并一行禮物並回待命境上而令吳昉先往諭金以四州不可割之意。如必欲得四州則當追還使人罷和議矣。群臣多欲從金人所請。張浚及湖北京西宣撫使虞允文起居郎胡銓監察御史閻安中上疏力爭以爲不

平後可
其所欲
呼天乎人

可與和。湯思退怒曰宗社大事豈同戲劇。意帝遂定浚在道聞王之望行上疏力辨其失曰自秦檜主和陰懷他志卒成逆亮之禍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旣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况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四月罷張浚判福州。八月少師保信節度使魏公張浚卒。湯思退奏遣宗正少卿魏杞如金議和書稱姪大宋皇帝某再拜奉於叔大金皇帝歲幣

二十萬湯思退以帝悔悟恐事不成陰遣孫造諭敵以重兵脅和金僕散忠義等遂議渡淮魏杞行次盱眙忠義遣趙房長問杞所以來之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之地及歸正人且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帝命盡依初式許割四州歲幣亦如其數再易國書忠義猶以未如所欲遂與紇石烈志寧分兵自清河口以犯楚州都統制劉寶棄城遁時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人乘間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帥忠義士拒於河口金兵詐

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欲禦之劉寶戒以方議和不可金兵軼境勝帥諸兵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上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金人入濠州滁州都統制王彥棄昭關走以楊存中都督江淮軍馬時諸軍各守分地不相統一存中集諸將調護之於是始更相爲援朝議欲捨淮保江存中持不可乃已湯思退以罪竄永州乾道二年魏杞至金金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

脅祀去大字祀拒之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金君臣環聽拱竦金主許損歲幣不發歸正人命元帥府罷兵分戍祀卒成敵國禮而還先是王抃自金師還得一帥報書遂赦沿邊被兵州軍詔畧曰比遣王抃遠抵穎濱得其要約尋澶淵盟誓之信做大遼書題之儀正皇帝之稱爲叔姪之國歲幣減十萬之數地界如紹興之時憐彼此之無辜約叛亾之不遣可使歸正之七咸起寧居之心洪适所草也論者謂前日之所貶損四方蓋未聞知今著之赦文失國體矣三年吳璘卒五

莫若勿爲

年陳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揚州和州各屯三萬人預爲家計仍籍民家三丁者取其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教以戰陳農隙之日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諸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頽頽之患其兩淮諸郡守臣但當擇才不當復論文武計資歷指以才賦許辟官吏畧其小過責其成功要使大兵屯要害必爭之地待敵至而決戰使民兵各守其城相爲掎角以壯聲勢帝詔卽行之然竟爲衆論所持俊卿尋亦去位不能及其成也二年初夏主仁孝之嗣位也國內多亂

其相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專政二十餘年欲
圖夏國仁孝不能制是歲乃分西南路及靈州囉龐
嶺地與得敬自爲國且上表于金爲得敬求封金主
曰此必權臣逼奪非夏主本意况夏國稱藩歲久一
且逼於賊臣寧容此邪若彼不能自正則當以兵誅
之不可許也乃却其貢物賜仁孝詔曰先業所傳亦
當固守今茲請命事頗靡常續當遣使以詢爾得敬
始有懼心仁孝乃誅誅之閏月以起居郎范成大爲
金國祈請使求陵寢地及更定受書禮蓋泛之使也紹
興中金使者至捧書升殿北面立榻前跪進帝降榻

受以授內侍金主初立使者至陳康伯令館伴使取
書以進及湯思退當國復循紹興故事帝意悔之故
令成大口以爲請成大至金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
之入初進國書辭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
曰兩國共爲叔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摺笏出之
金主大駭曰此豈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
屹不動必欲書達旣而歸館所金庭紛然其太子允
恭欲殺成大或勸止之竟得全節而歸其復書畧云
和好再成界河山而如舊絨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
旣云廢祀欲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俟刻期之報

八編類集 卷五十一
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從受書之禮於尊卑之分何如願信誓之誠安在於斯二事皆無成功初議遣使祈請陵寢士大夫有憂其無備而召兵者輒斥去之起居郎張栻入對帝曰卿知敵國事乎栻對曰不知也帝曰金國飢饉連年盜賊四起栻曰金人之事雖臣未知境內之事亦知之矣帝曰何也栻曰臣竊見比年諸路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誕謾不足倚賴正使彼實可圖臣懼我之不足以圖彼也帝默然久之栻復奏曰臣竊謂陵寢隔絕誠臣子不忍言之至痛然

今日未能奉辭以討之又不能正名以絕之乃欲卑辭厚禮以求於彼則於大義已爲未盡而或猶以爲憂者蓋見我未有必勝之形故也夫必勝之形當在於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于兩陣決機之日今日但當下哀痛之詔明復讐之義顯絕金人不與通使然後修德立政用賢養民選將練兵以內修外攘進戰退守通爲一事必治其實而不爲虛文則必勝之形隱然可見帝深納之八月夏任得敬伏誅十月高麗翼陽公皓廢其君睨而自立皓睨弟也以讓國奏千金金主曰讓國大事也必皓纂之耳却其使而命有司

詳問皓復取曉表言。父遺訓傳位於皓。金主乃封之。十一月遣中書舍人趙雄如金。雄請制局議恢復。帝喜。進中書舍人。遣如金賀生辰。別函書請靈寢及更受書之禮。金主不許。金主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昔唐太宗謂高宗曰。吾伐高麗不克。終汝可繼之。如此之事。朕不以遺汝。如遼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又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宜卽

金遺命

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若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乎。朕御臣下。惟以誠實耳。淳熙三年。金翰林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史記西漢書。貞觀政要。白氏策林。金主命頒行之。遂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令編修官溫迪罕締達教以古書。習作詩策。四年。金大定十七年正月。高麗致貢於金。高麗遣使謝金。不納。叛金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且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復却之。豈禮體也。十四年以上皇崩。遣韋瑑如金告哀。復遣顏師魯致太上遺物于金。金主以其

中玉器五玻璃器二十及弓劍之屬命師魯歸報曰此皆爾國前主珍玩之物所宜寶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所不忍也十六年金大定二十九年正月金主雍卒孫璟立世宗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卽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豈能盡用徒傷生耳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

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其人可用然後從而言之卿等旣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世宗謂宰臣曰姦邪之臣欲有規求徃徃私其黨與不肯明言託以

八編類集 卷三十一
他事陽不與而陰爲之力。朕觀古之姦人當國家建儲之時，恐其聰明不利於已，往往風以陰事，破壞其議。惟擇昏懦者立之，冀他日可弄權爲功利也。如晉武欲立其弟而奸臣沮之，竟立惠帝以致喪亂。此乃明驗也。張汝霖爲御史大夫時，主簿高德溫大收稅戶米，逮御史獄。汝霖具二法上，世宗責之曰：「朕以卿爲公正，故登用之。德溫有人在宮掖，故朕頗詳其事。朕肯以宮掖之私撓法邪？不謂卿等顧徇如是。」汝霖跪謝。久之，上顧左諫議大夫楊伯仁曰：「臺官不正如此。」伯仁奏曰：「罪疑惟輕，故具二法上，請在陛下裁斷。」

耳。且人材難得，與其材智而邪，不若用愚而正者。上作色曰：「卿輩皆愚而不正者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旣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之？若久於其職，但中材勝於新人，事旣經練，亦必有濟。後不可輕易改除。」上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宰臣又言：「近言事者謂方今孝弟廉耻道軼，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爲上。其有秉

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爲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論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猾之徒。雖有賊污。一旦見用。猶爲能吏。此廉耻所以喪也。若論所司察舉官吏。必審鎮僞。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覲覲。非道求進者。加之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耻可興矣。又謂宰臣曰。今之用人。太拘資歷。循資之法。起於唐代。如此何以得人。平章政事張汝霖對曰。不拘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材。上曰。崔祐甫爲相。未滿年。薦八百人。豈皆非常之

材歟。寧宗嘉泰四年。金泰和四年春正月。金爲北鄙阻。鞞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倉空匱。國勢日弱。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恢復之議遂起。下詔伐金。韓侂胄聞已得泗州及新息。褒信頽上虹縣。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仇。蠢茲醜虜。猶託要盟。朕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得已。彼乃謂之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庭而敢爲桀驁。泊行李之繼遣。復嫚詞之見加。舍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

此等本當
不是但能
實非其人

已極聲罪致討屬胡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爲壯

言乎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
 祖宗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以丘密簽書樞密
 院事督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詔郭杲將兵
 駐真州以援之又以密督視江淮軍馬或勸密棄廬
 和州為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
 與淮南俱存亡乃益增兵防守金人入西和州十二
 月入成州吳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曦既遣姚淮源
 如金因持重按兵河池韓侂胄日夜望其進兵使者
 相繼曦恐謀泄乃遣兵攻秦隴與金人力戰以堅侂
 胄之心金人許封之約曰若按兵閉境不為異同使

大盜

其師東下無西顧之憂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
 封冊一依康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為犄角則旄
 麾所指盡以相付因命完顏綱經畧之綱進兵水洛
 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為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
 得報意動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
 遣使送款于綱及金蒲察貞破和尚原犯西和州曦
 將王喜等方力戰曦忽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
 成州曦因焚河池退壁青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金人陷真州寇六合郭倪遣兵救之敗績倪棄揚州
 走金紇石烈子仁陷徐州遂入真州州之士民奔逃

八續類集卷一百一十五
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濟。又廩食之。自是淮西縣鎮皆沒于金。金人入大散關。吳曦還興州。時興州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兵至。因撒募關之戍。金人由板關谷遶出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且口。完顏綱遣張仝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翌日曦召幙屬諭意。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揚驟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

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遣任辛奉表獻蜀地圖及吳氏譜牒于金。丘宥遣使如金軍議和。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謀。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宥募人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宥乃遣劉祐持書於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禍之臣。乃可。宥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黜。揆曰。侂胄若無意用兵。師旦等豈敢專擅文還。宥復遣使相繼以往。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始許之。自和州退屯下蔡。獨濠州尚使一統軍守之。以方信孺

爲國信所叅議官如金軍信孺自蕭山丞召赴都信孺至濠州紇石烈子仁止之于獄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敢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還邪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子仁遣至汴見完顏宗浩信孺辯對不少屈信孺還朝廷以林拱辰爲通謝使與信孺持國書至汴宗浩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之語信孺不爲動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會興州遣師復大散關宗

浩益疑之乃遣信孺還韓侂胄問之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五不敢言固問之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官臨江軍居住禮部侍郎史彌遠誅韓侂胄于玉津園詔梟侂胄罪惡于中外遂命臨安府斲棺取首梟之兩淮仍諭諸路以兩首畀金之事遂以侂胄及師旦之首付王楙送金師以易淮陝侵地金主璟御應天門備黃麾立杖受之懸二首并畫像于通衢令百姓縱觀然後漆其首藏于軍器庫遂命完顏匡等罷兵更元帥府爲樞密院遣使來歸大散關及濠州九月金遣使來和議成金主承濟嗣位有

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為誰

使曰衛王也蒙古主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

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邪何以拜為即乘馬北

去金使還言永濟怒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

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

勢漸盛金人皇皇遂禁百姓傳說邊事四年夏四月

金使人求和于蒙古蒙古不許初金納哈買住守北

鄙知蒙古將侵邊奔告于金主金主曰彼與我無釁

汝何言此買住曰近見其鄰部附從西夏獻女而造

箭製楯不休凡行營則令男子乘車蓋欲息馬力也

非圖我而何金主以其擅生邊隙囚之及蒙古侵擾

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水礫以進金主始恐釋

買住而遣西北路招討使粘合合打求和蒙古主不

許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城遁金西

北諸州皆降蒙古閏九月金兵禦蒙古敗績于會河

蒙古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端平元年春正月金主

守緒傳位于其宗室承麟孟琪以蒙古兵入蔡州守

緒及其尚書左丞完顏忽斜虎死之承麟為亂兵所

殺金亡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
卷之八
三六

八編類纂卷之二

左編

夷類

蒙古

上

蒙古奇渥溫鐵木真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阿蘭果火生二子而寡居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秀子也其後子孫蕃衍不相統攝各自爲部居烏桓北與畏羅乃蠻九姓回鶻故城和林接壤世奉貢遼金而摠隸于韃靼至也速皆并吞諸部勢愈盛大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

以鐵木真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年幼其部衆多歸於族人泰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凡三萬攻之鐵木真率部人爲十三翼大戰泰赤烏等敗去泰赤烏族照烈部與帝鐵木真所居相近鐵木真出獵偶與照烈獵騎相屬鐵木真固邀與宿明日再合圍鐵木真使左右驅獸向照烈照烈得多獲以歸其衆感之私相語曰泰赤烏與我雖兄弟常攘我車馬奪我飲食無人君之度有人君之度者其惟鐵木真太子平照烈之長玉曆時爲泰赤烏所虐不能堪遂與荅海荅魯領所部來歸將殺泰赤烏以自效鐵

木真曰我方熟寐幸汝覺我自今車轍人跡之塗當盡奪以與汝矣泰赤烏部遂微未幾塔塔兒部叛金鐵木真自幹難河帥衆會金師同滅之以功授鐵木真爲察兀禿魯猶中國之招討使也鐵木真以乃蠻部強盛事之甚謹乃蠻反侵掠之鐵木真乃大會屬部議伐乃蠻乃蠻大陽罕可汗與諸部合兵勢頗盛鐵木真與之大戰擒殺大陽罕諸部悉潰鐵木真益以強盛金章宗太和六年宋寧宗開禧二年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自號爲成吉思可汗先是金主遣衛王允濟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允濟奇其狀貌歸

不許金和

言于金主請以事除之。金主不許。鐵木真聞而憾之。嘉定三年金主允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受。完顏胡沙行省事于撫州。西京留守胡沙虎行樞密院事。以禦蒙古。八月千家奴完顏胡沙至烏沙堡。未及設備。蒙古兵奄至。拔烏沙堡。乘勝破白登城。遂攻西京。凡七日。胡沙虎懼。以麾下棄城突圍逃去。蒙古主以精騎三千馳之。金兵大敗。遂取西京及桓撫州。金主命招討使完顏九斤監軍九斤萬奴等率兵號四十萬駐野狐嶺。以備胡沙虎。率重兵爲後繼。遣麾

下明安問蒙古舉兵之故。明安反降于蒙古。以虛實告之。蒙古遂與九斤等戰。金兵大敗。蒙古遊奔至都城下。金主欲南奔汴。會衛卒誓死迎戰。蒙古兵損折頗多。遂襲金群牧監。驅其馬而去。金主乃止。尋降胡沙虎爲咸平路兵馬總管。將士以其罰輕。由是益不用。命冬十一月金真以徒單鑑爲右丞相。胡沙虎爲右副元帥。鑑爲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乃選兵二萬遣將入衛。金主嘉之。徵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鑑上言曰。自國家與鞑靼交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

御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失亡叅政梁鏜曰如此是自蹙境也金主從鏜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事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徒搖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我見丞相耻哉六年胡沙虎殺金主永濟而立昇王珣自爲太師十月蒙古兵至懷來金將木虎高琪之敗績僵尸四十里高琪還兵遂殺胡沙虎蒙古乘勝至古北口金兵保居庸不能

保居庸則古北不能入以此知居庸關係

入蒙古主乃留將薄察等頓兵拒守而自以衆趨紫荊關敗金兵于五回領拔涿易二州分命遮別將兵反自南口攻居庸關破之出北口與薄察軍合蒙古主自將與子拖雷由中道破雄莫清滄景獻河間濱棣濟南等郡引兵復自大口以逼中都時中原諸路之兵皆僉往山後防遏悉僉鄉民爲兵上城守禦蒙古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呼相認由是人無固志故所至郡邑皆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未能破嘉定七年蒙古主還自山東屯燕城北

諸將請乘勝破燕。蒙古主不從。蒙古主引歸。出居庸關。取所虜山東兩河少壯男女數十萬。皆殺之。金主以蒙古既和。大赦其國。乃議遷于汴。諫者皆不納。五月。命平章完顏承暉等奉太子守忠留守中都。遂與六宮啓行。蒙古主聞之。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不釋憾。特以解和爲款我之計。其復圖南侵。史天倪進言於木華黎曰。金棄幽燕。遷都于汴。已失策矣。遼水東西諸郡。金之腹心也。我若得大寧。以扼其喉襟。則金雖有遼陽。終不能保矣。木華黎善之。遂遣明安合其兵圍燕京。金主聞之。遣人召太子。完顏素蘭以

爲不可。木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蜀。太子寔在靈武。蓋將以係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太子。太子旣行。中都益懼。御史中丞李英運糧大名。救中都。英至大名。得兵數萬。馭衆素無紀律。三月。英被酒。與蒙古遇于霸州北。大敗。盡失所運糧。英歿。士卒殲焉。慶壽承錫聞之。皆潰歸。自是中都援絕。內外不通。承暉與盡忠會議。期同歿社稷。盡忠不從。承暉怒。然兵柄旣皆屬盡忠。承暉無如之何。乃歿之。承暉遺表至。

汴謚忠肅盡忠至汴金主釋不問仍以爲平章政事未幾以謀逆伏誅冬十月蒙古主駐軍魚兒灤遣拔都帥萬騎自西夏趨京兆以攻潼關不能下乃由嵩山小路趨汝州遇山澗輒以鐵鎗相鎖連接爲橋以渡遂赴汴京金主急召花貌軍於山東蒙古兵至杏花營距汴京二十里花貌軍擊敗之蒙古還至陝州適河水合遂渡而去蒙古克金潼關兵次嵩汝間金御史臺言敵兵踰潼關峭沔深入重地近抵西郊彼知京師屯宿重兵不復叩城索戰但以遊騎遮絕道路而別兵攻擊州縣是亦困京師之漸也若專以城

守爲事中都之危又將見於今日況公私畜積觀中都百不及一此臣等所以寒心也願陛下命陝西兵扼拒潼關與阿里不孫爲掎角之勢選在京勇敢之將十數各付精兵隨宜伺察且戰且守復踰河北亦以此待之金主以奏付尚書省平章水虎高琪曰臺官素不習兵備禦方畧非所知也遂止十年金李全降宋襲金青莒州蒙古主以木華黎經畧山南建行省於燕雲命之曰太行之北朕自經畧太行之南卿其勉之木華黎乃自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皆下之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州而去木華黎圍太原環之

數匝金元帥德升力拒之城西北隅陷德升連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城破德升自縊而歿叅政李革等守平陽兵少援絕城陷革自殺節度使訛出虎守汾州右監軍蒲刺都守潞州城破皆力戰而歿十二年蒙古張柔侵金獲賈瑀殺之遂引兵次于滿城金將武仙會鎮定深冀兵數萬攻之柔全軍適出帳下纔數百人柔命老弱婦女乘城自率壯士突出仙兵後毀其攻具從數騎策馬杖槩大呼入圍仙眾皆披靡復使緣山多張旗幟聲言救至曳柴揚塵鼓譟以進仙兵大潰柔追擊之尸陳數十里柔乘勝攻完

州下之於是祁陽曲陽等帥皆降于柔柔遂圍中山府仙遣其將葛鐵鎗與柔戰于新樂飛矢中柔頰落其二齒柔拔矢以戰葛鐵鎗大敗南掠金鼓城深澤寧晉諸縣由是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初太原爲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翰林丞旨徒單鎬等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守耳河朔州郡旣殘毀不可一槩守之宜取願就遷徙者屯于河南陝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徽使移剌光祖等謂當募土人威望服眾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復一道卽授以本道摠管能捍州郡

八編類纂 卷五十九
卽授以長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決中丞完顏宿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苟能統衆守土雖三公何惜乃封經畧使王福等九人爲郡公滄州河間真定雄霸涿易太原平陽澤潞益都開府凡九宋遣使如蒙古通好十五年冬十月蒙古木華黎取金河中留兵守之且使蒙古不花引遊騎出秦隴以爲聲援及視山川夷險而自將兵下孟州晉陽霍邑等寨召石天應謂之曰河中爲河東要郡擇守非君不可乃以天應權行臺平陽太原吉陽等帥並受節制木華黎遂趨長安使太不花屯

守之遣安赤將兵斷潼關蒙古鐵木真入西域滅回回國十六年木華黎圍鳳翔府晝夜苦戰四十餘日不下將由河中北還金元帥侯小叔襲河中破之殺石天應焚浮橋而退阿魯帶棄河中燒民居官室尋有言河中重鎮國家基本所在設爲敵人所擄則大河之險我不得而專恃矣金主命有司復修葺之終不能成隨守隨陷木華黎自河中還至解州卒金主詢卒子守緒立武仙叛蒙古據真定歸金宋理宗寶慶二年蒙古圍李全于青州三年李全以青州降蒙古蒙古滅夏蒙古主在位二十二年卒謂左右曰金

精兵在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我許。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急。必徵兵潼關。然後以數萬之衆。千里赴援。人馬疲弊。雖至弗能戰。破之必矣。言訖而卒。廟號太祖。初布智兒常從太祖征伐。身中數矢。太祖親視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滿體。悶仆幾絕。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納布智兒于牛腹。浸熱血中。移時遂甦。紹定元年。金哀宗正大五年。春三月。蒙古兵入太昌原。金平章政事合達以忠孝軍提控完顏陳和尚爲前鋒。陳和尚擐甲上馬。以四百騎大敗蒙古八千之衆。士氣皆倍蒙

古。主圍河中。急金慶山奴棄京兆東還。簽樞草火。訛可板子。訛可懼軍力不足。截故城之半以守。蒙古築松樓高二百尺。下瞰城中。土山地窄。百道並進。晝夜力戰。樓櫓俱盡。白戰又半月。力竭。城限草火。訛可猶搏戰數十合。始被擒。就死。板子訛可以敗卒二千奪船走。闕鄉。初板子訛可在鳳翔爲監戰。奉御六兒所制有隙。及敗河中。摠帥同赴。召六兒。遂諾訛可奉旨防秋。畏怯。違避。金主信之。至是怒其不能死節。因杖殺之。金主召宰執臺諫入議。皆曰。北軍冒萬里之險。歷二年之久。方入武林。其勞苦已極。爲吾計者。以兵

屯睢鄭昌武歸德及京畿諸縣以大將守洛陽潼關
懷孟等處嚴兵備之京畿積糧數百萬斛令河南州
郡堅壁清野彼欲攻不能欲戰不得師老食盡不擊
自歸矣金主大息曰京城雖存何以爲國天下其謂
我何乃召諸將屯襄鄧十二月合達蒲阿帥諸將入
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兵皆會之遂出屯順陽施
雷將兵渡漢江合達蒲阿召諸將議由光化截江與
戰及放之渡而後戰孰是張惠按得木皆曰截江便
縱之渡則腹空虛必爲所潰蒲阿曰使彼在沙磧且
當往求之況自來乎未幾蒙古兵畢渡合達蒲阿進

至禹山分據地列勢步卒于山前騎士于山後蒙古
兵觀之竟不前陣散如鳥趨轉山麓出金騎兵之後
分三隊而來金兵不得不戰短兵接三合蒙古兵少
却合達曰彼衆號三萬而輜重居其一今相持二三
日彼不得食若乘其卻而擁之必勝矣蒲阿曰江路
已絕黃河不冰彼入重地將安歸乎何以速爲遂不
逐明日蒙古兵忽不見侯騎還始知在光化對岸棗
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已四日林外不聞音響合達
蒲阿議入鄧州就糧辰巳間到林後蒙古忽至合達
蒲阿迎戰交接之際蒙古以百騎邀兩行省輜重而

去金兵幾不成列，逮夜二鼓，合達蒲阿乃入鄧州城，懼軍士迷路，鳴鍾招之。合達蒲阿隱其敗，以大捷聞。百官表賀，諸將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捷，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於是民保城壁者皆散還鄉社，不數日，蒙古遊騎突至，多被俘獲，蒙古拖雷兵自禹山之戰散漫而北，遂自唐州以趨汴京。金二行省合達蒲阿自鄧州赴援，步騎十五萬，蒙古以騎三千尾之。合達等謀曰：「敵兵止三千，而我不戰，是弱我也。」金軍至鈞州沙河，蒙古兵不戰而退。金軍方塹營，蒙古不復來襲。金軍不得休息。

飲食且行，且戰，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忽有旨云：「兩省軍悉赴京師。」合達等遂發。蒙古兵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道。金將楊沃衍奪路得之，金軍遂進次于三峰山。軍士有不食至三日者。蒙古兵與河北合，四面圍之，熾薪燔肉，更迭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兵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武仙率三十騎入竹林中，遂走密縣。楊沃衍樊澤步持大鎗奮戰而死。合達匿窟室中，城破，蒙古兵發而殺之。因揚言曰：「汝家所恃惟黃河與合達耳，今合達爲我殺，黃河爲我有，不降何待？」陳和尚趨避隱。

處殺掠稍定，乃出自言曰：我忠孝軍，揔領陳和尚也。大昌原之勝，我爲之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欲其降，不肯，乃斫足脛折之，割口吻至耳，噴血而呼，至死不屈。蒲阿走，蒙古兵追躡擒之，械至官山，拖雷欲降之，不從。唯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殺之。金之從將銳卒，自是俱盡，不復可爲矣。金主召兀典，援汴，遂與潼關揔帥合閏、秦藍揔帥重喜等帥軍十一萬騎，五千盡撤，秦藍諸關之備，從虢入陝，同華閭鄉一帶軍糧萬斛，備闕船二百餘艘，皆順流東下。俄聞

蒙古兵近糧，皆不及載，船悉空，下復盡。起州民運靈寶硖石倉粟，會蒙古游騎至，殺掠不可勝計。金守將以潼關降于蒙古，蒙古兵遂長驅至陝，兀典發閭鄉軍士各以老幼自隨，由西南徑入大山，冰雪中，部將多叛去，蒙古聞之，自盧氏以數百騎追及之，山路積雪，晝日凍釋，泥淖及脛，行至鐵嶺，欲戰而饑憊，於是重喜先降，蒙古斬之于馬前，金兵大潰，兀典合閭從數百騎走山谷間，追騎擒之，皆被殺。蒙古取金睢州，遂圍歸德府，金行省女魯歡命經歷冀禹錫守禦，禹錫竭其材智，故得不陷。三月，蒙古立砲攻洛陽洛城。

中唯三峯潰卒三四千及忠孝百餘守禦而已留守
撒合輦疽發于背不能軍遂投壕水歿已而元帥任
守貞復立府事及守貞援汴河南人共推強伸爲府
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甫三日蒙古兵圍其三
面伸括衣帛爲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
士數百往來救應大呼以愍子軍爲號其聲勢與萬
衆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爲鏃得蒙古一箭截而爲四
以筒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
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蒙古益兵
力攻凡三月餘不能拔乃退蒙古主將北還遣使自

不許和

鄭州至汴諭金主降金主乃封荆王守純子訛可爲
曹王命尚書左丞李蹊送之蒙古爲質以請和諫議
大夫裴滿阿虎帶爲講和使未行蒙古速不臺聞之
曰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也乃立敗具沿壕立木柵
驅漢俘及婦女老幼負薪草填壕頃刻平十餘步平
章白撒以議和不敢與戰城中喧闐金主聞之從六
七騎出端門至舟橋時新雨淖車駕忽出都人驚愕
失措但跪於道傍老幼遮擁蒙古兵并力進攻金龍
德宮造砲石取良嶽太湖靈壁假山爲之大小各有
斤重其圖如燈毬之狀蒙古兵用砲破大磴或碌礪

爲二三皆用之攢竹砲有至三十梢者餘砲稱是每城一角置砲百餘枚更迭上下晝夜不息數日石幾於裏城平而城上樓櫓皆故官及芳華王溪所析大木爲之合砲之木隨擊而碎以馬糞麥秸布其上網索旃褥固護之其懸風板之外皆以牛皮爲障蒙古兵以火砲擊之隨卽延燒不可撲救父老所傳周世宗築京城取虎牢土爲之堅密如鐵受砲所擊唯凹而已初白撒命築城外短牆委曲隱隘容二三人得過以防蒙古兵奪門及被攻諸將請乘夜斫營軍士乃不能猝出比出已爲蒙古所覺後又募死士千人

宋宰相併無此

宋京之難攻也賢於宋之唾手一擲

穴城由壕徑渡燒其炮座城上懸紅紙燈爲應約燈起渡壕又爲蒙古所覺又放紙鳶置文書其上至蒙古營則斷之以誘彼俘者識者以爲宰相欲以紙鳶紙燈退敵難矣時有火砲名震天雷者用鐵罐盛藥以火點之所焚圍半里已上火點着鐵甲皆透蒙古又爲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爲龕間有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人與牛皮皆碎迸無迹又有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蒙古唯畏此二物蒙古攻城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

於是金主母后陵被發，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爲好語曰：兩國以講和，更相攻邪？金人因就應之。乃遣戶部侍郎楊居仁出宜秋門，以火炙犒蒙古兵，且以金帛珍異賂之。速不臺乃許退兵，散屯河洛之間。參政合喜以守城爲已功，欲率百官入賀。參政內族思烈曰：城下之盟，春秋以爲耻。況以罷攻爲可賀耶？民間開傳車駕往歸德，軍士家屬留汴，日今食盡，坐視城中，俱餓死矣。縱能至歸德，軍馬所費支吾，復得幾許？曰：金主使賽不宣言曰：前日巡狩之議，爲白華改。今往汝州索戰矣。金主發汴京，與太后皇后妃主大慟。至

開陽門，諭留守兵士曰：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功賞豈在戰士之下？聞者皆灑泣。金主入歸德，遣奉御塔失不往汴京奉迎太后及后妃。諸軍怨憤，金主乃暴白撒罪殺之初，瀕河居民聞金主北渡，築垣塞戶，潛伏洞穴。及見滿官奴一軍，號令明肅，老幼婦女無復畏避。及白撒往衛州，縱軍四掠，哭聲滿野。所過丘墟，一飯之費至數千金。公私皇皇，民始思叛。故衛城堅守而蒙古之追無來，援者以至於敗。時速不臺攻城日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貳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

乞於市，至有自食妻子者。諸皮器物皆煮克，饑貴家第宅市樓肆館皆撤以爨。及金主遣使至汴，奉迎兩宮，人情益不安。西面元帥崔立性淫狡，因民洶洶，潛謀作亂。左司都事元好問謂習捏阿不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兩宮，民間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習捏阿不曰：「吾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社稷、救生靈，死可也。如其不然，徒欲以一身飽五十紅袖軍，亦謂之死邪？」時兩宮出至陳留，見城外二三處火起，疑有兵，復馳還汴。京明日，崔立拔劍指完顏奴申及習捏阿不曰：「京城

立望

危困已極，二公坐視何也？」立磨其黨先殺習捏阿不，次殺奴申及左司郎中納合德輝等十餘人。眾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立衛紹王太子從恪，命爲梁王，監國。送款請速不臺軍速不臺至青城，立服御衣儀衛，往見之。速不臺喜飲之酒，立以父事之。還京，悉燒樓櫓，速不臺益喜，始信其實降也。立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屬，軍民子女聚之省中，親閱之。日亂數人，猶以爲不足，乃禁民間嫁娶，有以一女之故致數人死者，未幾遷梁王及宗族近屬於宮中，以腹心守之。限其出入，以荆王府爲己私第，取內府珍玩克實之。以

天子袞冕后服進于速不臺立因諷太后作書陳天
時人事遣金主乳母入歸德招降速不臺殺二王及
族屬而送后妃等于和林在道艱楚萬狀尤甚於徽
欽之時初官奴母爲蒙古所獲金主命官奴因其母
以計請和官奴乃密與忒木解言欲劫金主以降忒
木解信之還其母因定和計官奴乃日往來講議或
乘舟中流會飲金主又密命官奴以金銀牌與來使
而拘之遂定斫營之策五月五日祭天軍中陰備火
槍戰具官奴率忠孝軍四百五十人自南門登舟由
東而北夜殺守隄邏卒徑至王家寺忒木解之營合

二六
所然

主御北門繫舟待之慮不勝則走徐州四更接戰忠
孝軍卻而復進官奴以小船分軍五十七出柵外腹
背攻之持火槍突入蒙古軍中忒木解不能支遂大
潰溺死三千五百人官奴盡焚其柵而還強伸守中
京久之糧盡軍民稍散蒙古兵復至陳于洛南伸陳
水北蒙古韓元帥匹馬立水濱招降伸躍而射之韓
奔還陣率步卒數百奪橋伸旗手一卒獨出拒之殺
數人伸卽手解都統銀牌與之佩士卒氣復振初城
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墻蒙古以五
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蒙古退走於是鷹

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將見蒙古帥塔察，伸語不遜，兵卒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當貸汝命。伸不從，左右持使北面，伸拘頸南向，遂殺之。金蒲察官奴既敗忒木解，勢益暴橫，拘金主于照碧堂，禁近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惟日悲泣，於是內侍局令宋珪等密謀誘官奴，且聞蔡州城堅池深，兵衆糧廣，咸勸幸之以救饑窘。會蔡息陳穎等州便宜摠帥烏古論鎬、譚米百斛至歸德，且請臨幸。金主意遂決，及官奴自亳州還，金主諭以幸

蔡官奴力陳不可，至于扼腕頓足。金主遂與珪等謀召宰相議事，而令完出伏于照碧堂門間。官奴進見完，出從後刺其肋，金主亦拔劍斫之。官奴中劍投城下以走，完出愛實追殺之。忠孝軍間變，皆擐甲，完出請金主親撫慰，于是金主御雙門，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金主留元帥王壁守歸德，遂如蔡州。時久雨，朝士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掇青棗爲糧，足脛盡腫。明日至亳州，忽斜虎有文武林事，無巨細，率親爲之。選士括馬，繕治甲兵，未嘗一日忘幸。奏鞏之志，近侍久困，睢陽幸卽汝陽之安，皆娶妻營業，不願遷徙，日夕進言。

西幸不便，金主信之。忽斜虎惟深居燕坐，瞑目太息而已。時蒙古兵去蔡差遠，商販頗集。金主安之，命選室女備後宮，及修建山亭爲游息之所。忽斜虎切諫，乃止。忽斜虎定進馬，遷賞格，得馬千餘匹。又遣使分詣諸道，選兵詣蔡，得精銳萬餘。兵威稍振，忠孝軍提控李德率十餘萬人乘馬入省，大呼以月糧不優，幾於罵詈。忽斜虎縛德杖之。金主諭忽斜虎曰：「此軍得力，方欲倚用，卿何不容忍責罰？」乃爾。忽斜虎對曰：「時方多故，錄功隱過，自陛下之德。至於將帥之職，則不然。小犯則決，大犯則誅。其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

在紀律。蓋小人之情，縱則驕，驕則難制。睢陽之禍，豈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自是無復敢犯法者。蒙古塔察兒圍金蔡州，金主拜天子節度使，廳羣臣陪從，成禮。金主戒諭之，因賜卮酒。酒未竟，邏騎馳奏敵兵數百突至城下，將士踴躍，咸請一戰。金主許之。是日分兵防守四面，及子城衆旣出，接戰。蒙古兵奔潰，塔察兒以數百騎復駐城東。金主遣兵接戰，又敗之。自是蒙古不薄城，分築長壘圍之。史嵩之命孟珙帥師二萬運米三十萬石赴蒙古之

約塔察兒大喜益修攻具斬木之聲聞于城中城中益恐往往竊議投降金忽斜虎日以國家恩澤君臣分義撫循其民且營畫御備未嘗入私室軍民感奮始有固志十一月南北兩軍以攻具薄城金盡籍民丁妨守民丁不足復括婦人壯健者假男子衣冠運木石金主親出撫諭之金人自東門出戰孟珙遮其歸路得降人言察城中饑珙曰已窘矣當盡歿守之以防突圍珙與塔察兒約南北軍無相犯十二月塔察兒遣張柔帥精兵五千薄城金人鈞二卒以去柔中流天如蝟珙麾先鋒救之挾柔以出明日珙殊歿戰進逼柴潭立柵潭上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來爭諸將魚貫而上遂拔柴潭樓蔡州侍潭爲固外接汝河潭高於河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珙召麾下飲酒再行謂曰潭樓非天造地設伏弩能射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恃此木耳決而注之澗可立待遂鑿隄潭果決入汝水珙命實以薪葦蒙古亦決練江於是兩軍皆濟攻其外城破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門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珙遣道士說止之金摠帥孛術魯帥精銳五百人夜出西門人荷束藁沃油其上將燒兩

金之有備
如此

軍寨及砲具，蒙古兵先覺之，伏于隱處，挽強弩百餘，火發，矢亦發，金兵却走，傷者甚眾。孛術魯僅以身免。兩軍合攻西城，克之，因墮其城。先是，忽斜虎命築寨浚壕爲備，及西城墮，兩軍皆未能入。但於城上立柵自蔽。忽斜虎摘三面精銳，日夕戰禦。宋端平元年春正月，庚子，蒙古兵以正旦會飲，歌唱之聲，四望相接。城中饑窘，嘆息而已。辛丑，孟珙見黑氣壓城上，日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靴敗鼓皆糜煮，且聽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敗軍全隊，拘其肉爲糧。故欲降者眾。珙乃下令諸

軍，脚枚分運雲梯，布城下以攻之。金自被圍以來，戰沒將帥甚眾。至是，禁近以及舍人、牌印、省部、掾屬，亦皆供役，分守四城。戊申，蒙古鑿西城爲五門，整軍以入。督軍鏖戰，及暮乃退。聲言來日復集。是夕，金主集百官，傳位于東面。元帥完顏承麟時孟珙之帥，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就進，大戰城上。烏古論鎬及其將帥二百人皆降。金百官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城之牌已立宋旗幟矣。俄頃，四面鼓譟，夾攻聲震天地。南面守門者乘城走門，旣開，孟珙招塔察兒之帥以入。忽

亦有抱帝
慘江之忠

宋亦下之

斜虎帥精兵一千巷戰不能禦金主守緒知事急即
取寶玉寘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
遂自經死忽斜虎聞之謂將士曰吾君已崩吾何以
戰為吾不能死於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
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吾輩
獨不能邪於是參政李术魯等及軍士五百餘人皆
從死焉承麟退保子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因謂
衆曰先帝在位十年勤儉寬仁圖復舊業有志未就
可哀也已宜謚曰哀莫未畢城已陷諸將禁近共與
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其骨將瘞之汝水上兵入宮執

叅政張天綱孟珙問金主所在天綱曰城危時自經
矣珙乃與塔察兒分金主骨及寶玉法物是日承麟
亦為亂兵所殺金亡金自宣宗之世為宰相樞密者
往往臨事推讓因循苟且以度時日及出兵則以近
侍監戰臨事多所牽制故師出無功國亂不聞以底
于亡二月蒙古兵入徐州金完顏用安自殺五月金
武仙奔澤州戍兵殺之端平元年元滅金初宋與蒙
古共破蔡州于是以陳蔡西北地分屬蒙古史嵩之
使孟珙還師襄陽信陽隨州棗陽光化均州並益兵
救勵經理屯田于唐鄧州趙范趙葵欲乘時撫定中

原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朝臣多以為未可獨
鄭清之主其說乃命趙范移師黃州刻日進兵范叅
議官丘岳曰方興之敵新盟而退氣盛鋒銳寧肯捐
所得以與人耶我師若往彼必突至非惟進退失據
開釁致兵必自此始且千里長驅以爭空城得之當
勤餽餉後必悔之范不聽史嵩之亦言荆襄方爾饑
饉未可興師柱杲復陳守境之利出師之害皆不聽
而詔知盧州全子才合淮西兵萬人赴汴時汴京都
尉李伯淵等為崔立所侮謀殺之及聞子才軍至伯
淵等以書約降而陽與立謀備禦之策六月伯淵燒

封丘門以警動立立殊不省伯淵等乃約立視火立
從數騎往既還伯淵親近之倉卒中就馬上抱立立
顧曰汝欲殺我耶曰殺汝何傷即出七百橫刺之立
隊馬歿乃梟立首望承天門祭哀宗全子才次于汴
趙葵自滁州以淮西五萬取泗州由泗趨汴以會之
葵謂子才曰我輩始謀據關守河今已抵汴半月不
急攻洛陽潼關何待耶子才以糧餉未集對葵督催
益急乃檄鈐轄范用吉等提兵萬三千命徐敏子先
令西上徐敏子入洛之明日軍食已竭乃采蒿和麵
作餅而食之楊誼至洛東三十里方散坐蓐食忽數

里外有立黃紅涼繖者衆方駭異而蒙古伏兵突起深蒿中楊誼倉卒無備師遂大潰爲蒙古擁入洛水者無數誼僅以身免趙葵金子才在汴亦以史嵩之不致餽糧用不繼所復州郡率皆空城無兵食可因蒙古兵又決黃河寸金淀之水以灌官軍官軍多溺歿遂皆引師南還曹友聞帥師扼仙人關謀報蒙古合蕃漢軍五十餘萬將至友聞會第萬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外呼殺聲蒙古兵果至萬出逆戰蒙古八都魯及遼海帥步騎萬餘人往來搏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

烽友聞分所部爲三以禦敵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統領劉虎率敢死士五百衝敵前鋒不動友聞乃伏三百騎道傍而令虎銜枚突陣會大風雨諸將請曰雨不止淖濘深沒足宜俟少霽友聞叱曰敵知我伏兵在此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尾頭萬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西軍素以錦裘代鐵甲經雨濡濕不利步鬪黎明蒙古兵增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平吾有死而已於是極口詬罵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萬俱歿軍盡沒濶端兵離

城都入文州知州劉銳乘城固守晝夜搏戰踰月援兵不至銳度不免集其家人盡飲以藥俱歿乃聚其屍及公私金帛告命焚之銳家素有禮法幼子纔六歲飲藥時猶下拜受之左右感動城破銳及其二子自刎歿軍民同歿者數萬人十一月口溫不花入淮西詔淮西史嵩之援光淮東趙葵援合肥沿江陳韓遇和州爲淮西聲援忒木解攻江陵史嵩之遣孟珙救之珙變易旗旌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照江數十里相接珙又遣趙武等與戰珙親往節度遂破蒙古二十四砦還民二萬而歸蒙古攻真州知州丘岳

部分嚴明守具周悉曰敵衆十倍于我不可以力勝也乃爲三伏設砲石待之於西城敵至伏其砲發殺其驍將敵衆大擾兵選勇士襲敵營焚其廬帳蒙古口溫不花攻黃州孟珙率師救却之遂攻安豐知軍事杜杲繕完守禦蒙古以火砲焚樓櫓杲隨陷隨補完蒙古令拔都魯斫牌杈木拔都魯者皆歿因爲之攻城以自贖杲募善射者用小箭射其目拔都魯多傷而退蒙古填壕爲二十七壩杲分兵扼壩蒙古乘風縱火俄而風雪驟作杲募壯士奪其壩路士皆奮躍歿戰會池州都統制呂文德突圍入城合力捍禦

蒙古引去。淮右以安文德安豐人魁梧勇悍嘗粥薪
 城中趙葵見其遺履長尺有咫異而訪之值文德出
 獵暮負虎鹿各一而歸蒙古察罕帥兵號八十萬圍
 廬州期破廬後造舟巢湖以窺江左攻具皆數倍于
 攻安豐時杜杲極力守禦蒙古築壩高於城樓杲以
 油灌草即壩下煉之皆為煨燼又於串樓內立鴈翅
 七層俄砲中壩上眾驚杲乘勝出戰蒙古敗走杲追
 躡數十里又練舟師扼淮河遣呂文德伏精銳於要
 害蒙古不能進遂引師北歸詔加杲淮西制置使荆
 湖制置使孟珙謀知蒙古塔海等帥眾號八十萬南

侵策其必道施黔以透湖湘乃請粟十萬石以給軍
 餉以三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命第瑛以精兵五
 千駐松滋為夔州聲援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及
 蒙古至珙密遣將禦之又以千人屯施州蒙古既入
 蜀珙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兵間道抵均州防遏且
 設策備禦未幾蒙古渡萬州湖灘施夔震動珙兄璟
 時知峽川帥兵迎拒于歸州大壩砦得捷于巴東遂
 復夔州蒙古使月里麻思來至淮上守將囚之以杜
 杲知建唐府蒙古攻瀘州孟珙遣一軍屯江陵及郢
 州一軍屯沙市一軍自江陵出襄與諸軍會又遣一

妙

軍屯涪州。且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開州梁棟以乏糧還司。瑛曰是棄城也。斬以徇。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嘗遇夜飲陳宋太祖遺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市不易肆。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事。吾能為之。及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為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忽必烈既還京兆。以樞為勸農使。教民耕植。蒙古將張柔以連歲勒兵兩淮。艱于糧運。奏請據亳州之利。蒙古主乃召柔率山前八軍城而戍之。柔又以渦水北隘淺不可舟。軍既病涉。曹濮魏博粟皆不至。又

樞既用
漸有規模

以百丈口為宋往來之道。俱築甬路。一自亳而北。一自亳而南。置堡立柵。密為偵邏。由是糧無不達。三年。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侵。蒙古主歿于合州城下。餘眾解圍北還。時忽必烈得沿江可誤制置司榜存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船繫棧。由陽羅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苦于征漁利之虐。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凶計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

功遽還董文炳言於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爲國勢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乃率死士數十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等載朦朧鼓擢疾趨士叫呼畢奮鋒旣交文炳麾衆走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蒙古陷臨江遂入瑞州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爲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爲援蒙古乃復進攻遣拔都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死者以軍出襲

拔都兒戰敗死焉蒙古攻鄂州益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掉急流走鄂以蒙古計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大臣等謀立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羣臣議事郝經諫罷兵從之合台兵至鄂州引還賈似道使夏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江漢肅清帝以似道有再造功召入朝初霸突魯從忽必烈征伐爲先鋒元帥忽必烈在潛邸從容語霸突魯曰今天下稍定

與

以突魯定
都燕之計

我欲勸主上駐驛回鶻。以休兵息民。何如。對曰。幽燕之地。龍蟠虎踞。形勢雄偉。南控江淮。北連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覲。太王果欲經營天下。駐驛之所。非燕不可。忽必烈憮然曰。非卿言。幾失之。會憲宗崩于蜀。阿里不哥搆亂。和林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卽位。還定都于燕。嘗曰。朕居此。以臨天下。霸突魯之力也。蒙古主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肥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竒衡朝暮講習。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使者俾其友人覓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命。既至。問

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矢此則無以自立於世矣。先是。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選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已而蒙古遣學士郝經來告卽位。且徵前日請和之議。經至宿州。遣書宰相及淮帥李庭芝。而似道恐經至。謀泄。竟拘留于真州。之忠勇軍營。蒙古遣人請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仍以拘留信使。侵擾疆場。來詰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真州。不報。二年六月。潼川安撫副使劉整以瀘州叛降蒙古。整隸孟珙麾下。珙攻金信陽。整爲前鋒。夜縱驍勇十二人渡塹。登城襲擒其守。還報珙。

可惜失此
異人又一
張子矣

大驚以爲唐李存孝率十八騎援洛陽。今整所將更寡而取信陽。乃書其旗曰賽存孝。累遷知瀘州軍事。整以北方人扞西邊有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呂文德忌之。所畫策輒擯沮。有功輒掩而不白。文德以俞興與整素有隙。使興制置四川。以圖整。而似道方會計邊費。興遣吏下整。整訴于朝。不得達。心益不安。遂籍瀘州十五部戶三十萬降于蒙古。蒙古以整爲夔路行省兼安撫使。整驍將也。蒙古主旣得之。由是盡得國事虛實。而似道不以爲虞。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來歸。詔封壇爲齊郡王。李壇攻益都。入之。

宋又多一
壇

進陷淄州。五月。蒙古主命王哈必赤搃諸道兵擊壇。兵勢益張。復命史天澤往天澤。至濟南。謂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于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勿悞也。遂築長壘。內伏甲而外爲濠。開東門以待。夜浚濠。加深廣。壇不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壇退保城。史

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劉整言于蒙古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之也請遣以玉帶餽之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蒙古從之至鄂請于文德文德許之蒙古使曰南人無信安豐等處榷場每爲盜所掠願築土墻以護物貨文德不許或謂文

德曰榷場成我之利且可因以通好文德爲請于朝開榷場於樊城外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蒙古又築堡于白鶴山是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時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威益熾文德弟文煥時守襄陽知爲蒙古所賣以書諫止文德始悟然事已無及劉整又言于蒙古主曰若得襄陽浮漢入江則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詔徵諸路兵命阿朮與整經畧襄陽阿朮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壘于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遂城其地劉整與阿朮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

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地爲船而習之得練卒七萬遂築圍城以逼襄陽蒙古括諸路兵以益襄陽之師遣史天澤與宗王大臣往經畫之天澤至呂文煥遣使餉以鹽茗天澤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令南北不相通又築峴山虎頭山盡鹿門爲一字城聯亘諸堡貯兵儲絕聲援示宋以久駐必取襄陽之意呂文德以許蒙古置權塲爲恨因曰誤國家事者我也疽發背卒咸淳六年元至元七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爲荆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

大綱

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人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卽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燕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冬十一月詔范文虎摠中外諸軍救襄樊元將張弘範軍于鹿門以斷官軍糧道及郢復之援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于圖而緩于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

以絕其東則庶幾整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築萬山，徙弘範軍馬。自是襄樊道絕，咸淳八年。至元九年正月，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之，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爾。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于髻中，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既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卒草多鈎致，欲爲焚燬之用。泅者遂被獲，於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城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於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中一舟

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勇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漢水方生，順流發舟，百艘稍進，圍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三刻起，矴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

異人

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逆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四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十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與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渡。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

異人

未知復不能，斲枝隱迹，乃舉砲鼓譟發。乘舟夜順流斷，絙破圍，冒進。元丘皆辟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阿木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灰。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貢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兵也。蓋郢兵前一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於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貴身被數十鎗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

異人